

高科大

2024
literature

現代文學獎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基礎教育中心 主編

目錄

現代詩

第一名
0403 / 0422

第二名
喧囂彼岸

第三名
留。守

佳作
安全成為奢望

佳作
演

佳作
時態

行銷系二乙／胼胝體

四財稅三甲／邱沛柔

四資工三甲／非洲兒童

航管系一乙／陳立瑜

四文創三甲／張瑀彤

技航三甲／史婉綾

現代散文

第一名
憶鄉

第二名
歸途

四土一甲／張顥瀚

進二技觀光三甲／如心

033 027

022 020 017 013 010 007

第三名 第三次死亡

智慧商務系三甲／真夜

038

佳作 夢想

進金資一甲／何品昕

043

佳作 顏色

金融系三乙／Anyway

048

佳作 執著・放手

四文創二甲／張允柔

051

極・短篇・小說

第一名 神明保佑

會資系二乙／阿檸

059

第二名 三月雪

四企三甲／羅卉秦

063

第三名 牽絆

應日系二甲／ICE

068

第三名 夾娃娃

行銷系三甲／楊紫瑜

073

佳作 蛙人

應日系一甲／YEEY

078

佳作 模糊

智慧商務系三甲／真夜

083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

第一名 高美濕地

四文創二甲／張允柔

089

第二名 「食」憶灣仔內

四子一乙／紫竹

097

第三名 紅磚房

進金資一甲／何品昕

103

佳作 不復存在的美好

應日系一甲／YENE

109

佳作 回眸大樹

電子系一甲／吳怡萱

115

佳作 永恆的起點一生的母港

四觀一甲／葉家維

119



現代文學獎
目・錄



現代文學獎

現
·
代
·
詩
·





現代詩類 第一名

0403
／
0422

搖晃一座山

拾起斷垣殘壁

回頭看發現枝桠茂盛

來不及回頭的時候

那片綠意已經斷了

那些黑暗裡竄動的生命

被巨石壓垮的艷陽

下起了雨

行銷系二乙／胼胝體

好比醍醐灌頂 對安靜的時間來說

另一邊卻是反方向的幸福

地表和塵埃的碰撞

一夕之間歷史價值變得露骨

鳥兒突然忘記回家的方向

岩壁眼前一黑

也忘記如何佇立

溫暖的四月

有人心疼地抱住貓咪

有人裹著毛毯提醒自己記得呼吸

大雨落下的時候有人撐起了傘

有人仰天望著自己的心念究竟在哪個方向



是在八點鐘方向的落石

還是傾斜如八點時針的危樓

那些聲音迴盪著

那片最美的風景是倒在熱帶的傾盆裡

沈默空氣也應聲蔓延在每扇靈魂之窗

林秀蓉教授評語：

本詩以2024年4月3日、4月22日花蓮地震為題材，並以震災日期立題，具有紀錄與見證的意義，充滿社會現實的關懷。詩分五段，首段描寫震災強大的威力，高山瞬間斷垣殘壁，切割茂盛枝桠的綠意；第二、三段哀悼在黑暗裡被巨石壓垮的生命，以及悲憫忘了回家方向的鳥兒；第四段運用溫暖四月與慘絕人寰悲劇的對比，以增加詩句的力量；末段透過美景的傾倒與災後的沉默，蔓延迴盪哀傷之情。整體而言，詩句凝鍊，結構完整，

紀實性強，表達仁者的情懷，值得肯定。



現代詩類 第二名

喧囂彼岸

四財稅三甲／邱沛柔

當斜陽沉入地平線

喧囂和嘈雜漸漸被黑夜覆蓋

總有人在自己的高樓裡

看盡世間所有繁華

總有人在霓虹閃爍間

細聽歲月道盡世態所有炎涼

卻忘了抬頭望 皎潔月光

也忘了低頭看 人間煙火

那些在叢林裡趕路的人們

並不比燈前的飛蛾清醒

追逐利益的嘻笑 像是刻在基因的癌

而浮躁庸俗的泡沫 早已淹沒脖頸

才猛然發覺

琥珀中的時間 早已將往昔封存

於是默默捻熄了一支關乎執念的菸

回望人生路上

或喜或憂的來路 深深淺淺的腳窩

似乎訴說著

每一個靈魂 都有自己的軌跡

執著倒數的小綠人

不如尋一隅清逸 停泊

不如買一罐寧靜細品
看似不起眼卻彌足珍貴

林秀蓉教授評語：

本詩主旨在於省思世俗情態，內容切題。詩分三段，首段敘寫作者在黑夜裡沉思後的積澱，內涵看盡世間繁華、世態炎涼的感慨；次段著墨於浮躁而庸俗的世情，有感人們總是汲汲營營追逐利益，如「刻在基因的癌」，陷入執著的深淵；末段則提出處世之道，放下執念，在喧囂與浮躁中細品清逸與寧靜的美好。題目中的「彼岸」，比喻所嚮往的境界，全詩對於讀者如何淨化自我的精神世界，深有啟發。又善用排比手法，增添節奏韻律，強化思想表達，亦是特色。

現代詩類 第三名

留。守

四資工三甲／非洲兒童

五月的夕陽正紅

樓下的鑰匙叮噠作響

樓上的鐵閘吱吱呀呀

卻被關在牆壁之外

蹣跚的腳步聲從走廊的盡頭盪來

或變大，或變小

一雙眼睛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桌上的蒸氣不再裊裊

夜幕低垂

新月鈎去日間的燥熱

蟬鳴驅散街道的人煙

漆黑的傢俱逮住了

逮住了從窗花偷溜進來的月光

它和時間就這麼趴在地球上

翻起了星星塵埃，再散落四周

靜謐的謝幕後

一聲鳥鳴驚醒了清晨

早上獨有的沁涼

染涼了指尖

啡黃竟在偷偷爬上了

本該青翠鮮綠的菜心

汁液不再充滿它的軀幹

竟徑自離家出走

只留下乾癟皺縮的殘骸

唯有淒涼伴著她，伴著窗花

空等寂寞

林秀蓉教授評語：

全詩依序從夕陽西下、夜幕低垂，到清晨的布局，呈現留守的寂靜氛圍，化虛為實，可見作者的筆力。詩分三段，首段藉著樓下樓上的鑰匙聲、鐵閘聲、腳步聲等聽覺描寫，反襯黃昏時空的寧靜；次段採用擬人手法，生動詩句如：「新月鈎去日間的燥熱／蟬鳴驅散街道的人煙／漆黑的傢俱：逮住了從窗花偷溜進來的月光」，其中「鈎去」、「驅散」、「逮住」等動詞，烘托深夜靜謐的景象；末段更傳神地描寫晨景：「啡黃竟在偷偷爬上了本該青翠鮮綠的菜心」，全篇以動襯靜，詩心相當敏銳。又結尾終於出現留守的女主角，

伴著窗花，空等寂寞，
讀來有如一首古意盎然的閨怨詩。

現代詩類 佳作

安全成為奢望

不知何時，
安全成為人們的奢望。

那天，
平靜尋常的清晨，
在剎那間，
無數的巨大聲響大搖大擺地在城市中穿梭，
「烏」雲聚集成的「俄」夢
像是飛躍而來大石，

航管系一乙／陳立瑜

緊緊地壓迫在人們的心上，
留下無聲的詛咒。

在灰煙瀰漫的天空中，
參雜無數的哭泣與哀號聲，
在破碎不堪的街道上，
充斥人們恐懼和憤怒的眼神，
在政治權力的掌控下，
暗藏戰士們無止盡的嘶吼，
在冷酷暴躁的火焰裡，
無情地敲打醫院的門窗，

這場久久不醒的「俄」夢，
壟罩了原本寧靜平淡的城市，

整整八百二十六天，
遲遲不肯離去。



現代詩類
佳作

演

演 是本質的謊言

謊言的本質卻是守護

當我與生活無言對坐

盡是痛苦而絕對的溫柔滋味

我回味咀嚼

真空乾燥的甜心草莓

歌詠明日黃花般的美好
多麼得來不易

四文創三甲／張瑀彤

但更多時候

無聲的眼淚試圖揭穿笑容的虛偽

可我呆坐在暗角裡 自忖

這是最難處理的一種關係

想笑 因為悲劇的女主角最美麗

想哭 因為永遠只是悲劇裡的女主角

我無法出戲 也沒人願意喊卡

坦白 真的好難

繼續演下去吧

當個 最誠實的演員



現代詩類 佳作

時態

談起妳 句句皆是過去式

平靜的表情 逐漸湧動的內心

剎那間出現的過去介系詞

翻起的情緒 漸漸收起的笑容

旁敲側擊 宣告世界

妳之於我 是完成式 是過去式

唯有在心裡 在夢裡

妳的出現 是現在式 是進行式

林蔭間 月光下 春分時

技航三甲／史婉綾

但願妳正輕捧我的臉頰

夢醒時分

要是妳正輕捧我的臉頰就好了

過路客 眼眸中央 分道揚鑣 悄悄溜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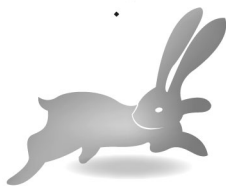
留下兩道再次談起妳時

其他人的必經之路

錯過妳

現代文學獎

現
·
代
·
散
·
文
·





現代散文類 第一名

四土一甲／張顥瀚

憶鄉

那晚夜已深，學校附近的店家紛紛收拾著攤販準備歇息，熄了幾盞燈火，拉下鐵捲門時的聲響聽著格外刺耳。但街上的嘈雜似乎絲毫未減，來來往往的車輦於馬路上疾駛而過；絡繹不絕的機車引擎聲鼓動著我的耳膜，即使已近子夜，這城市依舊熱鬧擁擠，可我卻感到陌生。

我沿著街旁怔神地走著，突然意識到自己已有多個時日沒有返家，望著眼前的異鄉景物，胸口竟感到一股滯塞的悶痛，久久不能平息。我憶起了曩昔在家鄉生活的種種，想起孩提時在三合院和外公外婆的生活情景；想起了那一桌帶有家鄉味的菜餚；想起了那座我總是虔誠拜禱、佇立在小巷某一隅的土地公廟……。往日畫面彷彿漫天棉絮紛飛了思緒，

點點滴滴對家鄉的想念於此刻湧入心中，我朝回憶罅隙望去，窺見了家鄉的輪廓。

猶記我剛上小學時，由於學校就在外婆家隔壁，因此放學後我便會待在外婆家等待母親下班。外婆家是三合院（我們稱作伙房），位於正中央的祖堂鏤刻著三個大字——「江夏堂」，兒時懵懂的我曾問過母親那代表什麼意思，母親解釋道「江夏堂」三字意旨「黃氏宗祠」，意味著生活在這個伙房的人都有血緣關係，而我亦是如此。剛開始在外婆家生活時，是有些彆扭的，一來我先前從未和外公外婆長時間相處，相處起來總有幾分尷尬；二來則是語言上的隔閡，初時的我並不懂客語，而外公外婆總用腔調濃厚的客語和我溝通，有時我只能勉強聽懂幾個字，從而推敲其義；有時甚至會因為字的發音太類似而會錯了義。但隨著時間的挪移，受到環境的薰染後，原先連客語都聽的十分吃力的我，說起客語也愈發流暢，和外公外婆溝通也能應答如流，都說語言能夠拉近彼此的感情，我和外公外婆的關係似乎也逐漸變得靠近。

外婆家是傳統的客家家庭，外公平時生活節儉，神情帶些嚴肅，還有些大男人主義，總使人退卻其步，然而相處久了我才發現，外公的愛只是藏在了那張不苟言笑的面孔下。那時的外公總會在下午時分騎著腳踏車到市場採買，每次回來時車前的菜籃總會裝著各式

蔬菜魚肉和麵包。外公會默默記住我的喜好，有次在客廳只是用客語隨口說了句：「這個菠蘿麵包甚好食」；自此之後車籃內都會有一顆金黃酥脆、格紋分明的菠蘿麵包。雖然外公總是會扯著嗓子、用宏亮的聲音跟我說飯前不要亂吃東西，以免晚餐吃不下，卻還是會在冰箱內留一盒冰涼爽口、嚼勁軟糯的螢黃粉粿給放學後的我吃。外公是矛盾的，儘管他會斥責我考差的成績，卻會在語末跟我說下次再考好就好；儘管他對我稍微嚴厲了些，卻總是驕傲地向他人訴說我的好表現；儘管他從不言說對孫子的愛，我卻總能在枝微末節的生活瑣事上感受到其流露出的關愛。

外婆則和外公不同，舉手投足間盡是對我的照顧。依稀記得一、二年級時，外婆會騎著一台老舊、繡跡攀滿車身的腳踏車來接我放學。坐在後座的我會將那雙小手環住外婆略顯臃腫的腰間，雙腳浮在地面不遠處晃啊晃，和外婆聊著許多我已記不清的學校日常，外婆總是會耐心聽著我說，有時聽到我說逗趣的經歷時，她會笑的合不攏嘴，有時聽到我考了好成績，她會欣慰一笑，然後說道：「愛繼續認真讀書」而我總用自信的語氣回應：「有麼个问题！」。有時候外婆會在我放學後帶我到家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外婆對我說唱喏（客語拜拜之意）的時候內心不能有雜念，要懂的飲水思源，感謝上天給予的，感謝

當下所擁有的。年幼的我聽的似懂非懂，手拿著線香合十，帶有敬意的祈禱著。線香的味道使我感到安定而舒坦，火光飄出的縷縷輕煙予我們身旁氤氳繚繞，遞著我們的祈禱和感恩裊裊上升，參差翳入了天聽。

回到家後，外婆會趁外公出門的間隙偷偷轉卡通節目給我看，還會塞給我一瓶冰沙士，緊接著便會回到灶下（客語廚房之意），張羅一家子的晚餐。論外婆煮的飯菜是天下第一美味也絕不為過，即使只是最平凡無奇的菜餚經由外婆的巧手烹煮便是那無可取代的獨特美味。說起我最喜愛的，便絕不能不提到清蒸鱈魚和鮑魚蘿蔔排骨湯。外婆煮的清蒸鱈魚會放入少許豆豉提味，並讓魚浸泡於米酒和醬油中，蒸好的鱈魚肉質軟嫩，味道鹹而不膩又下飯，每當端上這道菜時，總引起蜚伏在桌邊伺機而動的一雙雙木筷激烈爭奪，稍遲了一步，便只餘留魚骨殘骸，只能自己暗道可惜了；外婆燉的鮑魚蘿蔔排骨湯則是會先用大鍋子盛裝，再拿到走道末端的傳統燒爐上燒煮，直到鍋蓋開始劇烈震動、鍋子發出乒乒乓乓的鐵敲擊聲時，方可端入灶下，每當我從燒爐旁經過時，總會聽見炭火劈啪作響和鍋中悶沉的攪動聲，鍋緣則會飄出絲絲帶有排骨香氣的白煙，每當我經過時，總會側著身子小心翼翼的繞過，生怕一個不小心打翻了湯。盛上一碗熱氣蒸騰的蘿蔔湯，將剔透的白蘿蔔

切成塊入口，蘿蔔的甜味瞬間擴散至我的口腔，舌尖上則縈繞著淡淡的鮑魚鮮味，將湯一飲而盡後，整個身子都暖和了起來，有時我會吮著鎖滿湯汁的排骨，臉上無不洋溢著幸福滿足的享受表情。外婆對我總是一手肩負起所有家務，默默地奉獻付出，閒暇之餘也不忘關心我，縱然有時對她的嘮叨感到不耐煩，但外婆卻仍不厭其煩的叮囑我，或許這就是她愛我的方式吧！每當我驀然回首，總會看到在灶下忙碌的外婆聽到我回來的聲音時，那慈祥 and 藹、綻開溫暖笑顏的回望。

在家鄉生活的情景是如此地清晰，爾今的我仍時常念起那段樸實單純卻踏實知足的日子。會想起掛在欄杆上的醃臘肉於風中搖曳；會想起吃飯食播誦的經文總使人安定；會想起雨天時急促的雨點落在鐵皮上發出的清脆聲響；會想起外公杵著拐杖、微駝著身軀緩步散步的模樣……，一幀幀畫面宛若定格的膠片劃過我的思緒，或許我只是想念，想念從前那唾手可得快樂，抑或是單純對那段陳年過往眷戀罷了吧！又回到了那一天，我們在飯後在客廳看電視的場景，外公轉到了那不知重複播映了多少遍的周星馳電影，而你嘴裡咬著一塊蓮霧看著電視，這時外婆又指著牆上掛著的全家福，敘說起那段更久遠的往事，緊接著指著她懷裡的嬰孩——那便是我，我仔細看著那張微微泛黃的大合照，看到了年輕時的

父母、帶著燦笑的外婆和依舊不苟言笑的外公……我莞爾一笑，此時此刻是如此地美好，美好卻平凡，平凡卻令人難以忘懷。

呂立德主任評語：

本文娓娓道盡兒時在家鄉與外公、外婆的相處點滴，濃郁的祖孫情洋溢於字裡行間，淡中有味，真摯感人。文中描述外公、外婆對作者關愛的神情、動作與語言，平實中卻真情流露。尤其外婆下廚準備美食的神態，讓人食指大動，畫面感十足，寫來頗為動人。本文文字運用嫻熟，可謂華實兼備，允為散文上乘之作。

現代散文類 第二名

進二技觀光三甲／如心

歸途

關於死亡，大多數人總是避之略之。所謂生、老、病、死，說來就是一個過程，端看個人速度，終有一日抵達終點，或快或慢，無一倖免。有深刻印象的葬禮不多，二至親，一好友。

首先：爺爺。爺爺去時，我在公司，是位剛進社會的小菜鳥，接到母親來電，母親要我先深呼吸，從話筒彼端傳來濃烈不尋常的異樣氣氛，聽罷，爺爺走了……。那時候年輕，電話掛上後我哭得真情流露，卻把同事嚇到手足無措；後來才得知，別人的爺爺走時通常不會哭成那樣。可我不同，小時候三代同堂，住在鐵路局的宿舍裡；白天，爺爺和奶奶固定會去廟裡禮佛，傍晚，我們會在榻榻米上一同吃飯、看電視。爺爺會說日文、閩南語，

愛看新聞和歌仔戲，爺爺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擁有共同生活的回憶，當初會那樣哭，也只是剛好而已。

那個年代，禮儀公司尚未蓬勃，奶奶依舊舊制在家操辦，事隔多年，其實諸多細節早已忘記，只記得那段日子，那些許久不見的親戚們陸續現身，父親和叔伯們輪流守靈，姑姑們則圍著爺爺的棺木哭天喊地，而我們這些孫字輩在某些時辰一到，遂跟著法師念經超渡；大人交代的一律照辦，不會的就依樣畫葫蘆，竟也如此這般過了好些好些天，直到出殯。最後登場是奶奶無比淒厲的哭法，又把所有人的悲傷推上了最高點。古禮繁瑣冗長，從開始到結束，呈現一種鬧哄哄的狀態。事後，塵歸塵，土歸土，大家回歸正常作息，太陽一樣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秒針依然一成不變地走著，絕不會因任何人消逝而停留；時間，應該是這世上最公平的東西了。

接著：奶奶。奶奶向來注重養生，到站下車時，比起爺爺晚了十多年。這十多年，在紅塵浪裡領略了人情世故，也歷經了虛實交錯的送往迎來，面對起死亡，已少了年輕時的害怕迷惘，平添了幾分平靜坦然。奶奶去時已將屆百歲，這樣的高齡，外人看來或許是羨慕的，但身為晚輩的我卻一直在思考，人活到這麼老，究竟是喜、是悲、還是僅餘等

待……

人類無法阻止歲月加諸在身上的變化，食欲少體力差，器官老化抵抗力弱，只要一不小心，晚輩就要擔心。父親及伯伯們要不操煩生計，要不身帶病痛，所謂泥菩薩過江，七十餘歲的老人想要妥貼地照顧九十餘歲的老老人，著實困難。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奶奶離世的前二年被安置在安養中心，去探望她時，依舊能喊出我們這些小輩的名字，位歸曾曾祖輩份的她記憶力好並無失智，雖然偶爾也會呢喃一些我們聽不太懂的話語，合理猜測，應該是在回憶過去、回憶年輕、回憶兒女。像這樣的老人家並非無感，爺爺仙逝多年，就連街坊朋友也不一定能活到奶奶這般歲數，老來無伴的心情無人體會。「回憶」和「等待」彷彿成了奶奶晚年唯一能做的事，尤其當身體已力不從心之時。

奶奶對於後事似乎早有規劃，晚輩心理多少也有基本準備，再加上這些年禮儀公司順勢成長，相較爺爺那時，真可稱得上專業化管理，完全符合現代人的節奏。送奶奶離開那日，儼然變成了認親大會，這十多年的開枝散葉，族繁不及備載，多的是喊不出名字的親戚，從司儀臉上略帶驚訝的表情可讀出，這是個大場子，罕見！奶奶不喜黑，我們著一身白，長長的人龍想不引外人側目都難，我想，這是奶奶不可言喻的驕傲。

最後：同事。我的同事，平常做事有效率，沒想到人生路竟也比照辦理，硬生生跳過了「老」、「病」二階段。同事去時，孑然一身，聽說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自撞路樹，搶救無效。當消息傳來，錯愕、震驚，只想看清楚當天是不是愚人節，不然本該好好的人，怎麼就沒了呢？同事生前熱心，告別式同樣浩浩蕩蕩，多的是受過他照顧的人。照片中的他正值壯年，倚著意氣風發的姿態來揮別人世，可我卻從同事母親身上感受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慌，那是尚未接受事實的六神無主？還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心酸？這種什麼都不留的離開，是三聲無奈！也千萬不該！

人在時間的淬煉下成長，有些經驗不需多，但要學會釋然；有些情緒可以悲傷，但更要堅強。人生的課題太多，尤其是面對死亡，「放下」乃是一門學問，再捨不得，也得放下。將逝之人，要能放下，才能真正離苦得樂；繼續的人，要能放下，才能笑看人生的難。人一生的價值，在質不在量，那些我們所愛的人，正以另一種形式活在我們的心中，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守護著我們；最重要的，一定要珍惜眼前人、身邊人，有緣在一起是多麼地不容易，珍惜彼此相處的時光，如此，當無常來時，才能不驚、不怖、不畏、不說遺憾。

呂立德主任評語：

本文記敘爺爺、奶奶以及同事的歸途情狀，面對二至親、一好友的離世，喚起與作者珍貴的相處記憶，語言充滿不捨，感受各自不同，寫來相當感人。文末表達對無常的體會，須學會放下。尤其結尾以「珍惜眼前人、身邊人，……珍惜彼此相處的時光，如此，當無常來時，才能不驚、不佈、不畏、不說遺憾。」頗發人深省，深具正面能量。

現代散文類 第三名

智慧商務系三甲／真夜

第三次死亡

人，一生中總要經歷三次的死亡，我在今天早晨收到了母親的一則訊息，她說外婆去世了，說外婆是在睡夢中停止了呼吸，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那是她的第一次死亡。

葬禮當天，天空很藍，卻找不到任何一朵雲，太陽找不著藏身之處，因而害羞地漲紅了臉，將地面上的我們都曬得躲進了臨時搭建的帳篷下，和我想像的不一樣，那天，並不像小說或電影情節般的下著霧濛濛的雨，一切都不那麼地真實，像是上天向我們開的一場玩笑。

看著在靈堂上一樣不苟言笑的外婆，我已經記不清最初來到外婆家的場景，只能在老舊的相簿中翻找丟失的記憶，那是一張在餐桌前拍的照片，從桌上擺著的佳餚來看，應該

是過年圍爐時拍的，相片中的我看起來才兩三歲，而當所有人都在微笑時，只有我癡愣愣地看著鏡頭，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但照片中卻少了外公一人，聽母親說外公在她十幾歲時就已離世，所以我到現在都沒能知道他的樣子，因此小時候我常常藉由回到外婆家的機會要求母親拿出外公的照片，母親說照片放在外婆家閣樓的一個箱子裡，所以小時候我只要一回去，就會立刻跑上閣樓去找尋那個箱子，但直到現在，我還是沒能找到，也不知道那個箱子是否真實存在。

「請家屬來到靈堂前」，主持人的一聲呼喊，打破了我的思緒，我跟著親戚站到了靈堂前，因為輩份的關係，我站到了很後面的位置，腳底下是柏油路，在法師執行儀式時，因為要求家屬要跪下，因此我也跪在了柏油路上，但是路上的小碎石和坑洞透過長褲刺進我的皮肉中，使我疼痛不已，幾年前，這裡明明還是一片泥土地。

我曾無數次在這片土地上玩耍，這是在外婆家門前的庭院，我還試著將比較大塊的石頭當做砧板，幻想著自己是名廚師，將雜草及泥土當成食材烹飪，因為每次都會將自己搞成灰頭土臉，所以回到屋裡，都會受到外婆的責罵，但隨著時間地不斷推移，歲月無情地蹂躪了她的背，就像是田裡的麥穗，麥穗越豐實，頭便垂的越低，而她也是在那時候罹患

了阿茲海默症，漸漸地外婆忘了如何走路，如何說話，一點點地憔悴，一點點地消瘦，頭頂纖細的銀針，穿過了時間，將歲月的痕跡刻劃在她的臉上，但外婆在面對親人時，還是勉強地從滿是皺紋的臉上擠出笑容。「不過最後，時間還是讓她跳過了告別，提前跳至收割期。」

當儀式結束時，我的膝蓋早已留下了碎石的疤痕，很快地，他們將外婆的遺體送往火葬場進行火化，接著將骨灰送到了山上的寺廟中安放，我已不記得那間寺廟準確位於哪裡，但我清楚地知道寺廟的四周都被田包圍著，這也讓我想起了外婆家的田。

那是離外婆家約5分鐘的車程，農田旁有一棵大榕樹，榕樹前有一間小廟，而小廟的四周也是被農田包圍，聽母親說是外公所建造，而外公還在世時，他就是用這片農田擔起了母親一家人的生計，而外公去世後，則是由外婆接起了這則重擔，但隨著外婆的身體狀況愈來愈差，打理農田的工作自然就落入了兒女的手中，所以小時候假日只要一有空，我就會跟著母親去田裡幫忙，但與其說我是去幫母親忙的，不如說是去玩要的，在都市待久的我，自然期待鄉下的各種事物，流經田邊的小水渠，田裡各種的小動物，都讓我興奮不已，我曾用一片較大的樹葉做了一艘小船，放到田邊的水渠中，沿著水渠邊跑邊觀察它

會飄到何處，但最後我卻被一塊上面寫著「禁止通行」的告示牌擋住了去路，小船便在我的目光中越飄越遠，直到它消失在昏黃的夕陽下。

當外婆的後事都安頓好後，我們再次回到了外婆家，門外的帳篷很快就被收起，也包括了屋裡一切有關外婆的東西，而這也迎來了她的第二次死亡，而閣樓上的箱子中，也許又會多了些東西，而當我望向母親，她的臉上面無表情，也許當年，母親也曾站在我的角度，望向外婆。原來世界上有些死亡，並不會像電影情節裡會引發巨大的波瀾，只是像水中的小船，緩緩飄向遠方，所到之處興起的微微漣漪，像是船的腳印，一步一步走向遠方，而我們都只是目送它離開的旁觀者。

隨著晝夜的更迭，我深知世間最後一位記得外婆名字和樣貌的人也終究會登上那艘小船，穿過昏黃的夕陽，行至盡頭，望向彼岸來迎接的已故者們，那裡將沒有失去、沒有遺忘，屬於她的第三次死亡，也將在那時降臨。「這或許不是旁人眼裡的悲劇，而是親人心中的團圓。」

呂立德主任評語：

本文記敘對外婆的三次死亡情狀及感受，所謂的「第三次死亡」，第一次為停止呼吸；第二次為清光身後遺物；第三次為對已故親友思念，非悲劇，而是親人心中團圓。本文描繪細膩深刻，細數外婆與作者的相處記憶，情感濃郁。作者以「第三次死亡」為表述重點，結尾更從外婆的離世中感悟，層次分明，讀完餘韻無窮。

現代散文類 佳作

進金資一甲／何品昕

夢想

空白的稿紙，無處安放的雙手，眼前的白，彷彿此時此刻，毫無頭緒又沒用的大腦。回憶過往，人生第一份作品，是小學老師要求的夢想，如今的我早已忘卻當年筆下舞動著什麼樣偉大又華而不實的夢想，我們總是看似緩慢的向前行，然而在無意中回眸，卻驚覺已走遍無數長城，毫無實感的成長，頓時感到一陣空虛。

開始害怕長大，害怕背負責任，害怕離別。粉色城堡的公主，是否也同樣害怕城外的荊棘，害怕玫瑰的倒刺，尖銳的毒針狠狠插進他那敏感白皙的肌膚，霎那間的暈眩，公主就此臥倒在冰冷的閣樓。

也許裝睡的人永遠叫不醒，就像你我沉睡多年的童真。失去夢想的我們，宛如行屍走肉般活著，日復一日做著相似的工作，遇著相同的人們，過著相似的日子。明明是自己的

心臟，卻不聽使喚的跳動著，厭惡感滲透全身。現代的人們老是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為了撐下去，只得不斷尋找自我的意義，不停催眠現狀的美好。妄想前方的寶藏，轉過身望向那些無可取代的人們，幸福的同時，又是一股壓力。

未來的未來，在不知不覺間到來，過多的寄望、視線，正逐漸壓垮脆弱的少年。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如既往的道路，視線被一顆不起眼的大樹所吸引，微風栩栩而過，夕陽給每一片葉灑上一點焦黃，對比熙來攘往的學生，佇立一旁的樹幹倒是多了幾分沉穩，為了窺探它的視野，我悄悄地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在那有個不小的坡，放眼望去，整片一望無際的綠色草地，彷彿海洋般寬闊、渺無邊際，夕陽紅得是那麼的不自然，與草地交融之處，宛如人間和天國的交會點。沒想到，我竟也有開始感嘆大自然美妙的一天。那天傍晚，我在一如既往的道路上，偶遇了生活中不同以往的小確幸。

難以實踐又如何，癡人說夢又能有什麼錯呢？仔細想想，我們每個人都是時空旅人，不停地被過去所囚禁，不斷地被未來給束縛。不願聽天由命，妄想做一隻逍遙的海鷗，這就是所謂的夢想嗎？在看似毫無變化的日子裡，總是埋藏著令人意外的小驚喜，洋溢幸福的同時，又再度被天外飛來的工作訊息給激怒。真想回到過去，回到那只為一件小事而高

興一整天，成天傻呼呼笑著的日子。孩提時期的煩惱幾乎是曇花一現，沒有一場遊戲、一顆糖果解決不了的悲傷，孩子們總是哭著哭著就笑了。

小時候從未見過母親落淚，曾天真的認為大人的眼淚，全送給海怪做禮物了。直到某次母親生母的遺物遭竊，他只是笑笑地對我們說沒事，沒有東西是能永遠陪伴在自己身邊的，遺物也不怎麼值錢，不過是幾塊玉罷了。大外婆在媽媽還小的時候就離開了，當時的我竟認為媽媽可能早就把外婆給忘了，一星期後的某天，我墊起腳尖來到媽媽房門，打算惡作劇嚇嚇他，卻意外聽見門後傳來淒厲的哭聲，說是這輩子聽過最淒涼、悲痛的聲也不為過，眼淚裡混雜著思念、憤怒以及懊悔，淚化作冰雹狠狠插進我的懷裡，慢慢融化於眼角，好痛，真的好痛，比人魚的眼淚更悲情，比水鬼的歌聲更猖獗。我蹣跚起腳尖，擺動魚尾，悄悄地游離珊瑚礁，回到房裡靜靜地哭了好久，埋藏骨子裡的傷，原來比跌倒時的膝蓋更疼啊。

靜謐的小巷裡傳來優美的伴奏，小貓戴起面具、穿上舞鞋，舞動輕柔的步伐，狐步舞的姿態令人著迷，面具上的圖騰美滋滋的笑著。小老鼠們不敵誘惑各個使出看家本領，深夜裡的小巷頓時熱鬧了起來。我慢悠悠的走在慶典的暗處，出門前隨手撈起的針織外套，

恰好為我抵擋些許風寒，過長的袖口隨著擺動的雙手一晃一晃的。抬頭望向天空，漆黑中帶點藍，卻不帶一絲光點，令人不禁苦笑道，城市過曝的美景似乎過於耀眼了些，看來連月亮大人都都不願出席的典禮，也沒有待下去的必要了。正當我準備回頭踏進更深的角落，一道微弱的光劃過天際，二、三接連閃過，一點兒也不像書中說的那樣耀眼奪目，也不像電視裡講的多麼繁華璀璨，就只是淡淡的，淡淡的劃過天空，它的美宛如鄰家老婆婆的一抹微笑，不怎麼起眼，靜靜的，令人著迷，剎那間忘卻了煩惱、忘卻了懊悔，甚至連許願也給忘了。還記得那年小小的我也望著同一片天，向流星雨許下小小的願望，期許夢想成真。

夢想，掛上嘴的瞬間，沉重的令人難以喘息。說實話何必把一切看得那麼重呢？所謂的梦想可以是至高無上的成就，可以是發自內心的滿足感，也可以是面對黑暗的勇氣、面對骯髒世界的倔強，亦或者是小丑心中唯一的堅持、唯一的淨土。或許會遭旁人批評，或許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總遭路人嘲笑，可那又如何。曾經有個重要的人對我說過一句話，當時的我不以為意，甚至暗自竊笑他的虛偽，可沒想到，在真正面對逆境、面對困難時，我卻總是想起那張臉，那張令人惱火、和我一點也不相似的臉，以及那句對我說過的話

「有夢想的人就是了不起」。

現代散文類 佳作

金融系三乙 / Anyway

顏色

面試我的主管脖子上掛著灰色的線，名牌設計是上灰下白，然後名字是黑色的。

第一次踏入這間店時，黃白相間的投射燈灑下，暖色空間降低了我來面試的緊張感，繞過堆疊整齊的衣服、方方正正的格子、乾淨無塵的層架，踩著一格一格的方形往櫃檯走去，櫃檯旁擺放著整齊的灰色的籃子。

正式錄取後，有好多時間可以觀察這間店，看了看離自己最近的東西，掃碼槍是黑色的、瞄準燈是紅色的、蜂鳴聲只有一種、購物籃是灰色的，我們的名牌沒有分階級，大家都是上灰下白。

這些肯定代表著什麼。黑色的掃碼槍，紅色的光線，黑色的掃碼槍會釋放出紅色的驚

悚？所以買東西一定要結賬，「要現金還是刷卡-c-line pay 嗎？我們有喔！那載具麻煩先借我」；蜂鳴聲只有一種，客人的表情越焦躁，那同頻的蜂鳴聲會越發急促，而那與它連結的老 POS 機將會平靜的關掉自己，讓這個情況陷入僵局，但漸漸的我也變得像這台 POS 機一樣，不論在怎樣焦躁的情況，我都能平靜的關掉心裡的聲音處理狀況；看著客人把商品放入灰色的籃子，他們是在告知大家他們即將付錢換取這個商品的一生嗎？把他們關在自己的房間，像監獄一樣；名牌上灰下白，沒錯啊，上班的時候店員沒有界線也沒有顏色，如果硬要選的話，那上面的灰色確實很適合店員。上班時，忙於應付奇形怪狀的顏色，亮粉色的大媽、暖黃色的北北、紫色的上班族、淺粉色的業務員、紅色的躁鬱症常客、銀色的店長，藍色和綠色的同事，讓店員沒辦法擁有自己的顏色，但至少還有那些鮮豔可愛的人，能把這團混濁變的不那麼沈重，而下班的店員最希望的就是身心靈都乾淨整潔，腦中不要一直出現白癡的同事、奇怪的客人、嚴厲的主管，還有那些令人受傷的言語，白色嗎？的確很理想。

「你就是書讀不好才會在這裡賣衣服啦！」

這是這些日子以來一直纏繞在我腦海裡的句子，這紅到發黑的句子出自於帶著一位女

兒的媽媽。

刷條碼其實也算是一種站在巨人上的肩膀吧？享受著前人的成果。但不幸的是我們的頭好像已經頂到天空了，就算有還有探索的空間，也因為已開發，人類只會開始向下蹂躪我們。

為什麼我會站在這邊，喔好吧這是我自己選的。那為什麼我不能罵那個說我是沒讀書才來這邊上班的老阿姨，為什麼我還是要對著罵我的人笑著說謝謝，為什麼對這種人我要有禮貌，啊這些都是手冊規定的，脖子上灰色的線就是拿來把我和那白紙黑字的手冊綁在一起的啦。

看來暖黃色的空間只對於剛踏進這間店的人產生魔力，已經待了十個月又十八天的我，已經不再受到它的重視，逃走嗎？可我已經被黑白相間的條碼和灰色的煙霧困住，我看不清我在這到底是什麼樣子。

整點了，打卡機發出藍色的光，是不是在嘲笑我們這些底層店員沒辦法突破天空，只能待在這個不斷冒出各種顏色的空間裡，等待一次又一次的藍色，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的活過一天。

現代散文類 佳作

四文創二甲／張允柔

執著・放手

從到大學以來，認識的人多了，眼界也開闊不少。卻無法讓心胸跟著眼界的速度一般擴展。大學同學不像高中同學，每天都見得到面，每天都有一樣的課，還有固定的排程和作息。它很自由，同時也是強調主動的小型社會。

你若不主動找別人，可能自己分不到組。若不主動攀談交際，可能四年都不會有相熟的朋友。但主動了，也有受傷的風險。

領安在大一時陪伴我度過一小段快樂卻又不快樂的日子。她開朗樂觀、樂於助人、積極主動、認真負責，以前我沒這麼佩服過一個人，直到現今減少聯絡了，我依舊保持對她的敬佩。

我們曾擠在宿舍的同一張床上，直至凌晨五點才睡著。也曾徹夜談笑，直至天亮。再有一次，因為做功課的關係，在交誼廳邊做邊東拉西扯的聊著，最後還因為忘了帶鑰匙，到我們寢室坐著休息。雖然結尾不是多好就對了。

這些種種，都是在大學生活中獨一無二的回憶。

我們一群朋友熟得很快，有次還心血來潮，一起下燕巢去住了旅館，現在想來並非感嘆當時的瘋狂，而嘆息現今留在高科燕巢的，六缺一。

那時並未感受到，如今想來卻無比清晰。她想法跳脫，出人意表，我墨守成規，按部就班，她內心早有打算，可我一無所知。我們都貪戀名為「幼稚」的詞彙，執著於世間情，卻裝作不見。

寒假時我們六個一起去宜蘭玩，飛鴿帶著噩耗傳來，極為緩慢。雙眼只見風景、沈浸於出遊快樂的我，並未見到領安笑容底下心底深處的疏離。自己性子直，講話往往不多想便講了出來，不論情緒好壞，不論對誰，默默她心底埋下了壓力的種子。

下學期我很理所當然的認為妳會跟我們一組，一切的確是我的自作多情。當時在我眼中的領安，我們六個是一群的朋友，一切都很和諧，這大概是我心中所想我們幾個應該要

有樣子。

當時的每一次分組，我都十分煎熬。領安永遠笑笑的，絕口不談自己的事，我想和她溝通分組，每次只有逃避帶過。於此我內心也不解，本來在我的世界中溝通就是必要，如果願意這段友情怎麼維持下去？

那次我把你逼急了，妳對我講了非常重的話。

「不要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我有我的選擇，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屬於』你們這群的。我就是我。」

一方面，我對於她的回應感到極為陌生，眼前的訊息像是從異世界傳來的，從沒想過她會回覆得這麼重。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她所表達的。感覺就像血淋淋的事實往我臉上甩來。

心中一股惱怒沒來由地升起，那段時間，我和你好久沒聯絡了。每天都見得到，我們兩人的距離就像千里一般遠。從前的快樂蕩然無存，像是餘韻仍在我腦海中，回憶卻是透明的。但我知道它曾經有過。

後面認識了一個朋友，她帶給我的壓力很大。有許多行為，在我腦海中閃現。似曾相

識。我似乎對妳也做過一樣的事。我曾帶給你的壓力，當時或許是反噬吧。

當執著於某一件事，往往會過度極端。我對你的執著轉化為那位朋友對我的執著。希望了解對方、明白講出感受、想要徹夜長談是一件如此有壓力的事。

那學期你系上的課修得不多，我心理有數。期末意外知道你要轉學的事，我並不驚訝。從頭至尾都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彷彿這件事已經很久了，大家都知道。但那時對領安依舊憤怒。

整個學期我們講話、傳訊息的次數大概不超過十次，每每憶起，便是錐心刺骨的痛苦。聽著妳對朋友言笑晏晏，大部分時候，我只是再也不向領安看向一眼。

在接近一下期末，我們漸漸有交談，最後聊了天。感覺很特殊，明明一年前相熟的兩人，如今聊起天來像成了陌生人似的。最後是講開了，但我清楚我們兩人仍有隔閡，再也回不去當時的情景。妳當時的話語，在我內心深處中仍佔有一席之地，揮之不去。我不願保留，卻毫無選擇。

如今已經過了三個學期，在限動上看見她過得很快樂，活得很出彩，心裡有淡淡的羨慕與祝福。

我和領安的確不合，我們太多地方不一樣，處在一起只是更痛苦。二上你回來和我們吃一次飯，你也對我說「我覺得我轉走，對你也比較好。」

你有不喜歡我的地方，我也有不喜歡你的地方，但我們依然是朋友。或許因為我們都是不願將關係搞壞的人，我內心仍記著曾經與你的快樂，支撐著我對你心中複雜難明的想法。

一上的我們，是緣分使然。一下的我們，歷經難關，是為重生。

你踏出舒適圈，轉到了很不錯的學校。我經歷與妳關係的洗禮後，深感人世間一切都如過往雲煙，不必抓住，也抓不住。從前對朋友的執念，到如今已漸漸淡了。

看到領安分享對自己未來規劃很有想法，自己也不自覺焦慮了起來。儘管生活圈不一樣了，看見以前的關係到如今淡如水，也在心裡默默嘆息。

領安，我對你是真有怨懟，卻也無話可說。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近來，這句話特別深切。

我本來就什麼都不擁有，又怎麼會執著？一切本來就不存在，又何必為其感到傷心、

難過？

領安確實是天上的鳥兒，她不屬於任何人，她就是她。不再執著於好或不好，才能讓自己好過些。

人世間的愛恨情仇，是蜜糖，也是毒藥。單看自己如何使用。

只有視一切為無物，始能體悟本我，超脫人世間的離苦。

現代文學獎

極·短·篇·小·說·



現代文學獎
極·短·篇·小·說



極短篇小說類 第一名

會資系二乙／阿樟

神明保佑

穿著碎花裙的女孩們正盡情沐浴陽光，在青綠草地上彼此嬉戲打鬧著，奔跑的樣子化作我的童年於眼前一閃而過。誰不是在青春裡肆意綻放呢？可純真的童年總會變質，隨著投射而來的眼神不再單純，隨著人們逐漸顯露的表裡不一，美好的過去就好像腐敗的蘋果一樣爛的徹底。

「不聽話的人會被神明懲罰！」祭壇上的護燈象徵著生命力和祝福，可我總覺得自己已經死在了那個晚上。微弱的紅色光芒映上了叔叔的臉，陌生的目光透過熟悉的眼睛打量著我，我知曉那是從地獄爬出來的惡鬼佔據了他的身體。可我始終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要受到懲罰，只能任由那雙粗糙的雙手自裙底伸入，看著用蕾絲點綴的純棉內褲被褪到大

腿處。

神像仍然是那副悲天憫人的樣子，我迷茫的望著祭壇，試圖睜大雙眼看看自己是否被原諒的機會，可在身後一次次頂撞中淚水終是阻擋了視線。

紅色的惡鬼喘著粗氣，油膩的嘴在我身上留下被煙草和酒精發酵後的口水。他說我的爸媽上班沒有時間管教壞孩子，既然他要負責照顧我，自然要好好教育我。他說我是天生的騷貨，六歲就知道穿小裙子敞開腿勾引人，他隱忍了好些年看不下去了，終於找到機會可以把我幹到不敢再隨意張腿。

他變成了他們，我也開始學會了順從，至少討巧賣乖可以免去一頓毒打，還不如識相地穿上漂亮洋裝，等待他們親手脫下。我本該美好的歲月和供桌上不知幾日未曾替換的花朵一樣枯萎凋零，落在地上，被狠狠踐踏。

總說女人是帶刺的玫瑰，可事實上玫瑰還是叫人輕鬆摘了去，墨綠枝幹上的荊棘只是做出了毫無意義的掙扎。即便我從來就不是玫瑰，他們仍是肆意將我摘取，將我撕成兩半後用那一滴滴血水撒在白裙上試圖偽裝。

從前聽說神明會保佑虔誠的人，後來他們說我是該被神明懲罰的人。最後我再也不是

人，是淫亂的母狗，他們總說要灌滿我這畜生才能渡我上天堂。

……神明真的存在嗎？

我被自己如此荒唐的想法嚇了一跳。神明當然是存在的，他時常會憐愛的看著我，只是不會幫我穿起散落一地的衣裳罷了。所以我向神明許願，請我敬愛的神垂憐我，在我殺了他們後請繼續憐愛的望著我，忽視那該死的因果。

倘若世界失去了紅以外的顏色，那紅色還是紅色嗎？紅色的不再是惡鬼，也不是祭壇上的護燈，是蜿蜒而下的血。我呆愣地望著那些血液，它們正慢慢匯集成河，此刻身上濕漉漉、黏答答的很是難受，可最難受的是自身體某處蔓延開來的疼痛。或許是因為血液濺入眼球了。

「媽的，妳別這麼瞪著我看，這是妳的報應！好好給老子上不就完事了？」

「別吵了，現在怎麼辦？」

原來紅色是我遍體鱗傷的樣子，是我至始至終都無處可說、吞入腹中的冤。我看著自己的身軀被一下下砸成不成形的東西，問了那個我早已問過無數遍的問題：我做錯了什麼？究竟我是如何作惡多端，才要這樣被他們懲罰？才會連死後都不配被安葬？若反抗的懲罰

便是要我永遠都無法再反抗，那又何必給我能夠掙扎的軀體呢？

罷了。其實根本就沒有答案。

神明保佑、神明保佑，保佑我下輩子不做人了。我敬愛的神啊，請一如既往的默不作聲，讓我就此灰飛煙滅，莫要再重返世間。

吳宇娟主任評語：

故事融入女性關懷議題呈現以「神明保佑」襯出主角無奈與無助的悲情。極短篇貴在餘韻，作者以鮮明的筆觸、措辭與主人翁內心隱晦不堪的遭遇架構出反差的情節效果。末句「莫要再重返世間」的乞求延續作者與讀者之間經由小說的交流激盪成文字之外久久不散的共同情緒。

極短篇小說類 第二名

四企三甲／羅卉秦

三月雪

就像一段婚姻，始於愛情，終於自我。

阿傑最近回來得有些晚。他一天天地消瘦，話也越來越少，像是聽力跟脂肪都在某瞬間消失了。

我同他撿著話題講，就像以前一樣，他也笑著，只是眼睛澄澈。

可是以前，哪段以前？

三月以後這裡就再也沒下過雪。這也好，有些東西總歸是要收起來的，但我知道，阿傑是喜歡下雪天的。

家裏沒有電視，我只能做些手工打發時間，紗窗之前破了一個大洞，阿傑把它用垃圾

袋補好了。

我央求他維持原狀，因為那是家裡幾處我難得喜歡的地方。

他摸著我的臉，笑了笑，他總是知道如何拿捏住我。

有很多事我已經記不太清了，譬如家裡的電話號碼、隔壁鄰居養的貓狗叫什麼？這個月的房租繳了沒？我想阿傑把我照顧的太好了些。

冰箱剩的東西已經不多了，好不容易拼湊出勉強稱得上晚餐的食物，阿傑胡亂吃個幾口就睡了，近來，他好像愛上酒的味道，他從不和我談論他在煩什麼，就好像他也不過問我今天做了些什麼。

好似成年人的心照不宣，只有關了燈才能真實一些，他照常的渴求，我也一如以往的回應。

又來了，哪個以往？

可他變得越來越過分，他早出、晚歸、回家時捎上幾罐啤酒，理所當然地無視我桌上的紙條，衛生紙、麵條、雞蛋，用兩種液體變成暈開的眼線，像是某個醉鬼樂手在酒吧被人一拳打到的眼窩。

我想終有一日我會大吼：「你把家裡當什麼了？幾十塊錢的旅店嗎？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像個怨婦在家裡等你？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但我不會這麼做，哪怕女人天生擅長歇斯底里。

我不願意看到他眼中的悲憫，那會像個生鏽的開瓶器，撬不起瓶蓋，只能往心底扎洞。

所幸女人也很擅長粉飾太平，生活也就那樣，不去細數、不去計較，就過得去。

直到他突然晚上也沒歸家，我才意識到我是否將他逼緊了些，一直在他耳邊念叨著求婚好似有些過分。

我知道我在他身上付出的青春沒有幾年，只幾天而已，同他付出的不成正比，但就算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他也被我哽的說不出話。

那是在阿傑離家的第三天。

他剃了鬚鬚，理了頭髮，外表打理得清爽乾淨，眼神有些熟悉，是了，我想起我在哪見過這個眼神，我們初見之時，街上也是飄著雪。

任何污穢不堪在這場雪裡都能被融得一乾二淨，小女孩的靈魂、這間屋子、曾經撫上我的阿傑的手，而我曾那麼討厭雪。

人是會變的，他不過三天沒回來，我就認不出他了，人說士別三日，真得刮目相看。他流著淚，說著我聽不懂的話，我只是疑惑，為何他愛我又不娶我？你既造不好牢籠，也不願意放我走，自始至終，都是個懦夫，我低聲道。

「對不起，小潔，都是我的錯」他只是反反覆覆的說著這句話，眼淚鼻涕混在一團，哪能看出有幾分真心？

你的錯？當然是你的錯！你這沒有擔當的男人！

我假意走掉，卻在玄關停留，門沒掩上，我這才看到屋外的幾個面孔。

「！——騙子，你這個騙子。」

我不知道誰那麼剛好，在玄關放了一把剪刀，明明我們沒有包裹要簽收，我不知道阿傑的身體是這麼柔軟，裡面還塞了紅色的蜜糖，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稱上愛情，儘管沒有你情我願？

也許沒有那場雪，也許沒有那幾個夜，世上就會沒有阿傑、更沒有小潔。

「重複，被害者情緒激動刺傷了張裕杰！請求許可進入房屋！」

「批准。」

三月以後就再也沒有下過雪，我也沒有再見過阿傑，我們只是源於一場綁案，止於一句荒誕。

吳宇娟主任評語：

小說藏有「六月雪」中冤的情節故以三月雪命名頗有韻味。末段「源於一場綁架」似乎又敘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創傷羈絆確有極短篇的精彩處結尾的特色。

極短篇小說類 第三名

應日系二甲／ICE

牽絆

「念恩，有空來系辦拿你的信件，又是從香港寄來的。」

吃完午飯後看到佩君老師的訊息，我頓時雙眉緊鎖，寄件人是誰心裡大概有個譜。

我沉重地打開系辦大門，老師早就在門後迎接我，看到手寫的信件封面還有雜亂無章、搖擺不定的字體之後，毋庸置疑又是外婆寫的信。

離上課時間還有半個小時多，教室空無一人，趁著這個機會我坐在角落拆開信封——

「念恩你好，最近台灣又發生地震，你一切安好嗎？外婆很想念你，祝你學業進步。」

果然又是這些千篇一律的噓寒問暖。

為了逃避您，我已經特地選擇出國讀書，還封鎖了您所有聯絡方式，而且我都無視了

您的所有信件，為什麼您還是要死纏爛打呢……

我仰天長嘯著，開始回憶過去——

一直以來外婆是一個墨守成規、沉默寡言的人，而恰恰相反，我傾向隨心所欲、有話直說，因此在一件事情上如果彼此的立場跟價值觀不同的話，就會發生言語衝突。

國二的時候我交了第一個女友，儘管那時候我已經猜到外婆不會同意，我還是抱著「希望外婆會理解我」的心態，向她開誠布公。

「外婆，我交女友了。」

「我已經講過，談戀愛什麼的等你大學畢業之後再說。」

「但是我覺得趁現在學習愛一個人也有好處——」

「先專注學業！」

無論我怎樣跟她理性溝通，她的回應還是一樣，結論就是她無法理解我，彼此價值觀大相逕庭。經歷過恒河沙數的類似情況後，我理解到沉默的可貴，為了避免紛爭我選擇疏遠外婆，甚至我來台灣讀書這件事，她也是透過我父母的轉述才後知後覺。

當我全神貫注地回味往事時，教室燈光被打開了，我抬頭一看，那是跟我最要好的同

系延畢學長阿修。

「好學弟，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怎麼了？」

把我的故事照單全收後，他想了一想，問了我：「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延畢嗎？」

看到我搖頭，他就坐了下來，像個人生前輩一樣敘述自己的故事——

「我不喜歡讀書只喜歡音樂，但父母還是要我先完成大學才想這件事。那時候我覺得父母不理解我，為了證明我是對的，我大一跟大二都沒有認真上課，只醉心於音樂，結果音樂方面沒有成績，學分也不夠。當我開始後悔的時候有一天我收到我媽的訊息說我爸已經離世了……而且……」

說到這裡，學長低頭哽咽了起來，他強忍淚水繼續說道——

「——原來，我爸早已買了一把電吉他給我，等我畢業後就會親手送給我……但是，我已經無法親口感謝他了……」

看著淚如泉湧的學長，我開始明白他講這段話的用意。而學長擦掉眼淚，調適情緒後講的話進一步印證了我的理解正確。

「……我一直覺得父母不理解我，但我又何嘗不是沒有嘗試理解父母的想法？原來他

們從頭到尾只是希望我先認真面對學業，畢業後才全力追尋音樂夢，我卻把他們當作是否定自己的敵人……雖然我對自己的不成熟感到後悔，但爸爸已經無法收到我的道歉了，所以我只能將功補過，努力讀書去證明給天上的爸爸看，阿修已經長大了。」

此時此刻，我終於如夢初醒。

在每一次的矛盾中，我都沒有嘗試過停下來，站在外婆的角度思考她當時為什麼反對我交女友、為什麼她的回應總是要我先專注學業。

說穿了，她不是想反對我想做的任何事，而是希望我學會緩急輕重，而作為一個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力拿好成績，在學業上用盡全力，問心無愧之後，才專注於自己喜歡的東西上。

她明明只是希望我領略這個道理，自私的我卻因為她沒有順從自己的意願就認定她不理解我，還對她的關心不屑一顧，可想而知，外婆有多失望，有多傷心。

我下定決心，拍了拍學長的肩膀表達謝意後走出教室，剛好老師出現，她問：「念恩，要上課了，你要去哪？」

我笑著回應：「抱歉，先讓我打個電話給外婆。」

然後我拿出手機，按了「解除封鎖」……

吳宇娟主任評語：

以親情為主軸的簡單情節透過快速的節奏運作，「解除封鎖」劃開祖孫之間的癥結，回應小說牽絆的命題 故事寫來中規中矩符合極短篇的體例與內涵。

極短篇小說類 佳作

行銷系三甲／楊紫瑜

夾娃娃

「又來了，今天這都第幾對了。」

狹窄的長廊，老舊的白牆，一對年輕的男女面色發青的走了進來，兩人瞳孔閃爍著不安。

「未成年？」

他們微微點了點頭。

「好，請坐著稍等一下。」

女孩一言不發，旁邊的男孩試著牽住她的手，卻被女孩輕輕推開，她撇過頭不願看向男孩，我靜靜在櫃檯看著這一切。

這是我來這間診所的第二年，旁邊的安妮忙著處理資料，對於這一切她似乎早已看習慣了，曾經的憐憫跟氣憤也被時間跟現實消逝殆盡，隨後陳醫生走了出來，我站起來把目光投向坐在椅子上的那對男女，陳醫生只說了句。

「讓他們進來吧。」

「好。」

在這家診所我每天都目睹著一對一對的年輕男女將生命斷送人間，就好像斬斷路邊的雜草小花般容易。

安妮見我望著電腦發呆便推了我一下，並囑咐著今天之前要把近幾年客人的資料整理好之後歸檔。

翻出陳年已久泛黃的紙張，我開始像個機器人一樣，翻閱、確認、蓋章、輸入，直到我看到了那張熟悉的病歷表，心裡頭才微微發酸。

三小時後陳醫師再次走了出來，向他確認資料之後安妮從後面的藥櫃中拿出了幾顆紅

色小藥丸，剛剛那對男女隨後也緩緩的邁著步伐出現在長廊裡，男孩的臉色暗淡，女孩的臉則慘白的徹底失去血色，眼神渙散就像是失去靈魂的木偶，只剩嘴唇被她微微咬出一絲紅潤。

女孩接過安妮給的藥丸後便轉身離去，診所大門被打開，外面的光線頓時把室內照的透亮。

「整理的如何？」安妮問。

「只剩一些就處理完了。」

她沒接話，只是繼續做著手邊的工作。

下午六點確認事情都做完後，我便準備收拾東西下班，這時診所大門被輕輕推開，微弱的光線照了進來，抬眼就見一個背著紅書包留著西瓜皮的小女孩，她一見我便燦笑了出來。

「媽媽！」

嘴角微微勾起，我走過去在她面前蹲下。

「媽媽不是說不可以過來診所嗎？」

「沒辦法嘛！其他人都走了我好無聊。」她委屈的撅著嘴。

寵溺的揉了揉女孩的頭，隨後她便握住我的大拇指，甜甜一笑說了聲：

「媽媽，走吧！」

街上滿是人潮，天空被夕陽染成橘紅，空氣中瀰漫著幸福，我聽著小女孩訴說著學校發生的趣事，一邊想著晚餐該買什麼。

這時路邊麵攤的婆婆叫住我，說著好久沒見到我們母女了，我笑笑回因為最近太忙了，之後婆婆煮了兩碗陽春麵打包後遞給我，小女孩興奮的看著小吃櫃裡的豬肚嚷嚷著想吃，念著最近沒能好好陪她便叫了一份一起帶回家吃。

「媽媽，今天能念故事書給我聽嗎？」

睡前她爬到我的床上，手裡捧著書，稚嫩的臉看出堅定，我把她抱過來隨後開始唸著故事。

有爸爸有媽媽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她津津有味地聽著，沒過多久便沉沉的睡著了，我欣慰的看著她的側臉，小巧可愛的面孔安詳的進入夢鄉。

夜深的寧靜、窗外高掛的月亮、街道上隱約的談話聲、耳幾播放的古典樂…。

「下班了喔。」

安妮的聲音打破了寧靜，一睜眼我看著她背著後背包站在我身旁。

而此時白牆上的時鐘剛好指向六點半。

「我…睡著了？」

「嗯，睡得可熟了。」

窗外下著大雨，潮濕的空氣瀰漫整個室內，我睡眼惺忪的坐在椅子上發呆，這時旁邊整理到一半的資料印入眼簾，拿起資料夾想著回家繼續整理，啪的一聲，一張泛黃的病歷表掉了出來。

「喔對了，記得擦一下你的眼淚。」

說完安妮便轉身離開，我疑惑的摸了摸臉頰才發現原來自己睡哭了，蹲坐在地上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張病歷表…。

極短篇小說類 佳作

應日系一甲／YEYE

蛙人

士官長大聲吼著：「民國54年，海龍兩棲蛙人結訓測驗正式開始。接下來要說明測驗規則。規則很簡單，從這邊游回台灣，在今天晚上12點以前回到屏東龍泉基地，就算合格。期間發生任何事，軍方一律不承認，稍息後去船上拿測驗用物資，後就開始測驗。稍息！！」

站在這淹著水沒有甚麼立足之地的礁下，腦袋中不停回想寢室床底板下寫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要闖』。

對、今天是我们蛙人結訓測驗其中一項，有別於天堂路，這項測驗特別危險，每隔幾

年都會傳出有學員沒游回來的消息，今年終於輪到我了。五人小隊拿完物資後，大家開始清點各自的物資，每人都有兩顆饅頭、一把小刀、羅盤以及一瓶飲用水跟小組一份的地圖。

較有領隊資質的小羅開口說：「這裡應該是台灣西南部的小島，這個季節洋流都是往北流，所以我們只要靠東北游應該就能到達台灣，估計大概要三個小時左右。」

阿豪附和道：「對、考慮到還要回去龍泉基地，我們應該半飄浮地回去，留點體力行軍。」

阿維補充說：「身上沒有任何證件，如果被警察盤查我們很難解釋，被警察扣留，那就完蛋了。所以最好要避開市區，繞道走山路回基地。」

我說：「那我們由水性最好的小羅帶隊，其餘四人分成兩排避免脫隊。」
最木訥的阿和說：「那就這樣吧，我們先吃饅頭，稍作休息後就開始。」

在稍作調整後，我們乘著離岸流，離開這鳥不生蛋的島。

按照計畫我們先朝著東游去，當連接到向北的洋流後，很快我們就置身於茫茫大海。經過數個小時後，在海浪的起伏中，我們時而漂浮，時而游動，身體不斷地受到考驗。

但是我們的毅力和受過的訓練讓我們堅持下去，最終我們看到台灣的沿岸，絞盡力氣衝刺由上岸上。

小羅開口說：「這邊差不多在東港附近的海灘，到營區大概要40公里左右，估計要走上8個小時的時間。」

阿維說：「加上我們要避開市區，實際上可能會更遠一些。」

阿豪附和說：「我們到山林後，可以去一些人家偷點東西吃，反正長官說發生甚麼事軍方一律不承認。」

我接著說：「但我們最好晚上在摸黑去偷點雞或者農作物。」

小羅說道：「那就這麼定了，我們開始走吧，等晚上我們再想辦法弄點吃的。」

我們都點頭同意，再確認方向後，就朝著山林出發。

在前幾個小時感覺都還好，但隨著行軍的時間拉長，步伐漸漸開始沉重起來，腳底板已經沒感覺了，飢餓感也漸漸湧上來，身體疲憊加上飢餓所帶來的眩暈，感覺自己就像繃緊線條的木偶，一絲放鬆就會完全垮下，只剩毅力支撐身體，每一步都像抽乾自己腳底板

力氣地行走。

終於天色昏暗，我們看到山裡面的幾戶農家，雖然外面有木柵欄，但這對受過訓練的蛙兵來說，輕鬆就可以翻過去。在月色照耀下，從外面可以看見庭院中有幾隻雞走來走去，於是我們決定偷隻雞跟撈撈看有沒有雞蛋。

小羅開口說：「三個人分別到高處跟四周警戒，如果看見有人走出來就發出鳥鳴聲告知。你跟我一起翻進去偷一隻雞出來，順便看看有沒有雞蛋。」

我點著頭答應。

我們兩人翻過柵欄後，躡足地接近雞隻，雷霆之勢掐住雞的脖子，另一手將雞壓在胸口避免它發出聲響，但雞翅的拍打還是產生出聲響。屋內的人好像剛好在門口附近，聽見聲響後就打開門往外察看，因為一切來的太突然，避無可避我們直接被對方看到。

對方是個70多歲老奶奶，在那一瞬間我腦海中閃過壓制並且控制她，畢竟我們就是這樣子被訓練出來的，但很快就放棄這想法。我說：「奶奶不好意思，我們是附近演習的兵仔，因為太餓了才想來偷雞吃。」

奶奶驚恐地說：「夭壽喔，那隻是雞母欸，放下它，你們有幾人？進來我炒米粉給你

們吃。」

我跟小羅互看一眼。

小羅說：「奶奶我們有五個人，謝謝奶奶。」

我對著外面警戒的三人打手勢讓他們進來。

在奶奶的款待下，我們吃飽喝足就急忙告別奶奶，忙著朝營地趕回去。

差不多在11點多成功回到營地，測驗也有驚無險的成功。



極短篇小說類 佳作

智慧商務系三甲／真夜

模糊

不知什麼時候睡去的，當意識尚未清晰時，強烈的日光燈叫醒了，我痛苦地爬起身。

走出房門，老舊的收音機還在持續播放著因摻雜電子音而模糊的聲音，零碎的玻璃撒滿客廳，明明昨天還緊緊附著在杯子上，電視因為一處缺口而只能顯現出灰白的畫面，但兇手們早已不見蹤影，冷風就快擠破窗戶的縫隙，想對我訴說著什麼陰謀，它們大聲地咆哮，我瞧見放在桌上因被東西壓住而不停跳動的紙，就像是擱淺在沙灘上的魚，想引起其他人注意，它們的詭計得逞了，雖然看不清紙上的字，但卻能猜到紙上的內容。

「自己買飯，錢在桌上。」

飢餓感使我不得不披上件淺藍色的薄外套出門，也許是外套尺寸太大，使冷風不停地

灌進胸口，在體內流淌之後，似乎是對心跳失望，隨後二氧化碳一同被排出，形成一股白煙，渾濁不清。

街旁的樹四處搖曳，如同死神揮舞著鐮刀，隨時向我降下最終的審判，只有電線桿上的麻雀是見證者。

隨後我走到一處便利商店。

「你好，歡迎光臨。」廣播聲在我耳邊響起。

走向熟悉的商品架前，拿了一盒排骨便當。

「這樣總共70元。」

同樣的對話，同樣的商品。

「好像在哪裡見過？」我喃喃自語地說道。

但肚子傳來的哀號使我不得不停止思考，隨即找個位置吞嚥起來。

走出便利商店後，我開始閒晃，被一家水族館所吸引，我看著水族箱內的金魚，手指輕拍想吸引牠們的注意，牠們搖動著鮮豔的尾鰭四處游動，在那小小的水族箱裡，我用僅存的30元買了一隻金魚和些許飼料，看著牠被裝進更小的袋子裡時，我竟不由得產生了

罪惡感。

「牠們的記憶只有七秒，連自我都可以忘記，又如何記住你。」我耳旁響起這段話後，讓我的罪惡感減輕了不少，外面天色已暗，月亮似乎是贏了某場賭注，使得太陽落荒而逃。

世界又變成了黑暗，迷迷糊糊中在路燈的指引下，我來到了回家必經的陸橋，落葉呼嘯而過，想盡辦法要奪走手中的金魚，於是我跑了回家，老舊的收音機一樣播放著我聽不懂的聲音，電視上依舊是灰白的畫面，地板上有因杯子打碎而攔淺的魚，我褪下外套後走到廚房，拿出相同的水杯將金魚倒了進去，金魚因受到驚嚇而四處游動，但隨即平靜了下來，似乎是忘記了剛才的事情，簡單地喂了點飼料，我回到了房間中，繼續找尋進入夢境的辦法。

「也許在現實世界中劃開一道裂縫，就能進入到夢境了。」屋外的冷風竊笑地說道。但我並不驚訝於為何風會說話，我只想要趕緊進入夢境當中，於是我拿起美工刀，看著因不斷重複裂開復原的傷口，又狠狠地劃上一刀，身體恍如變成了一池清水，痛苦和煩惱溢了出來，頓時感到了舒暢，在意識即將模糊時，我終於聽懂了客廳的收音機的聲音。

「某位16歲少年今早被發現因失血過多而陳屍在家中，初步研判死因為自殺，詳細

原因尚在釐清。」

不知什麼時候睡去的，當意識尚未清晰時，強烈的日光燈再次醒了我，我痛苦地爬起身。

現代文學獎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



現代文學獎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類 第一名

四文創二甲／張允柔

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是我認為來到台中非去不可的地方。

小時候對它沒有什麼印象，只停留在風車好高、好大，離我矮小的身子好遙遠，十分有距離感。

似乎在孩提時期只去過一次，印象很深刻，那一次我在去程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睡眼惺忪地看著窗外，光線照射在濕地之上，波光粼粼，煞是好看。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到。可惜當時我想多看一眼，耳中卻聽著父親接著電話，另一頭似乎是有著急事，剛下車看個一眼便上車走了。

這就是第一次有印象去高美濕地的記憶。

第二次到高美濕地，已經是高中的事了。那時對海有狂熱的我，一直想再去一次小時沒有好好體驗過的視覺饗宴。剛好有一次機緣，那時有另外的計畫，因此申請大學需要準備影音作品，雖然明文上寫畫面並不要求，著重在音樂，我卻也想藉這次機會假公濟私一會，在音樂的尾段留下高美濕地的憂傷與純淨。

因為第一次一個人去這麼遠，小阿姨就陪我一起去，幫我拍影片。

從新光／遠百【專用道】出發，坐台中人獨有的BR1，坐直達高美的公車309，經由朝馬、東海大學直至清水，最後到達目的地。

途中朝馬人潮的熙熙攘攘，東海大學校園的清幽森林，清水附近的少有人煙，都是旅程間不可不觀的景色。坐的途中也想起，高職讀豐原的學校，有許多同學來自清水，時常在他們分享的限動中看見在高美濕地停留的痕跡，讓我深感羨慕。

到了在「18號風車」下車，從高美風車大道開始走，抬頭仰望遠方記憶猶新的巨型風車，霍霍有聲的轉動著，感覺是如此危險又遙不可及。還未見到濕地本人，一旁的海景已深深吸引著我，它並沒有特別出奇的地方，但徐徐的微風吹著，加上陽光打在海上如同星星的閃耀之輝，已讓我手指不停，連拍照片。

向著高美路走，沿途有賞鳥的景觀台，由木材製成，簡單大方，視野開闊。想來是讓清水的居民閒暇時來高美濕地散步，累了就坐著休憩一會，看著遠方一望無際的濕地景色。

那天天氣並不好，照理高美濕地在夏天去才是最剛好的時機，能夠下水踩濕地的體驗，可不獨特？我們卻是在二月台中仍處冬天之時前往，尤其高美因為地廣人稀，風會特別大，當天又下小雨，冷得令人全身發顫。卻也得耐著性子將作品拍好。

拍完高美路的部分，而後我們走到了木棧道的門口。儘管天候寒冷，仍有不少勇士願意在冬天來到高美濕地，就是要目睹那清水獨有的美景。

後面到了木棧道，也因人不多的緣故，恰好對了我要拍影片的時機，畫面都是我孑然一身，走在木棧道上。原先來到高美濕地是為了拍攝那最有名的夕陽餘暉，誰知這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機率，天氣不佳，別說夕陽了，沒下大雨就該可喜可賀。

走到了盡頭，心裡深感遺憾，卻也頗受震撼。心心念念的景色，終於好好的看過一次。

風吹著水，悠遊的流動著，寄居蟹一左一右的走著，甚是逗趣。我走到盡頭，閉上眼睛，感受冷風的吹拂，聞著自然清新的空氣，想像自己躺在濕地上，靜靜感受身子下陷，被濕土所包覆的溫暖。

抬頭仰望天空，儘管太陽已被烏雲遮住，仍能感受高美濕地的廣闊無邊，能夠見到平時所見不到的場景，才是這趟行程最值得的部分。望向遠方努力轉動風扇的風車們，排排站的樣子，也不因天候不佳就罷工，風和風車正合作無間的工作著。

向下一看，前面水位頗高，極為混濁，泥土和砂石被混在一塊，見不了水下情形，或許，寄居蟹和彈塗魚在海中正開著轟趴，慶幸著沒有人類踏入他們土地，正好好享受著呢。

人類這裡可沒那麼幸運了。因為開始飄起綿綿細雨，大家都漸漸向後頭退去，和阿姨拍了照後我們也撤退了。回程的路上仍依依不捨地看著眼前的景色，好似再也看不到一般，對它有著強烈的依戀。直至走過橋後，感受衣服被吹得快抓不住，身子已冷得快連腦子都僵化，仰望風車愈見猛烈的轉動，竟不自覺對大自然感到恐懼。

這便是來到高美濕地，第二次的經驗。

第三次來到高美濕地，就和藹可親多了。

這次約了朋友一起，也花了我整個晚上說服他。因為上次去只是為了拍攝，不僅夕陽沒拍到，連天氣都不佳，再去一次像是要雪恥一般，做好了完整的功課。

當時候是暑假，正值豔陽高照，夏日炎炎之時。我千叮嚀萬囑咐，要帶拖鞋、毛巾，我們要下水，要踩濕地。誰知道最後根本不需要。

哪有人要感受泥沙的浸潤會穿拖鞋啊？

當天一樣的行程，一樣的公車，一樣的路線，稍有不同的是窗外過於熱情的太陽，從窗戶直射在我們二人身上，感覺全身都快灼燒起來一般，頭也暈暈的。途中我們也聊了幾句，沒多久就作罷了。這趟旅行連不暈車的人都暈了。

熟悉的風景在眼前閃過，也不知是不是前一晚太過興奮，大約是沒睡好，精神也有些疲乏。

直至下了公車，望向遠方輕柔舒服的海風，我不禁展顏一笑。走上橋，在寒假時因為有時間壓力，以及天候寒冷，並沒有好好欣賞。此次太陽心情甚好，陽光在潺潺流動的水面上閃動著，轉化為我心靈上的愉悅。

藍色一直是我喜愛的顏色。橋的顏色是藍白色的，天空是藍的，一望無際，兩者相輔相成。直到走路見到高美濕地，心中不自覺感到安穩。每當心情不好，抑或是心中事情混雜不堪，只要看到海、看到水、看到廣闊無已的天邊，都能使我靜下來思考。天空與濕地

連成一線，這番光景令人無法忘懷。

我們兩人邊談笑著邊走到木棧道，我情不自禁，喜上眉梢，大概連陌生人都看得出我內心的雀躍吧。

走到最前頭，將腳伸入水中，一個奇異的感受升起，冰涼的觸感由腳底傳來，腳指頭被泥沙包覆著，清涼感油然而生。初次踏下水中，我是穿著拖鞋的。結果後頭在水深一些的地方，腳沈重得難以抬起，索性把拖鞋脫掉拿在手中。

我們倆向前走，在水稍微深一點的地方，水都快滿到膝蓋，不禁緊張了起來。再向前是一大片的濕地，腳踩著柔軟的泥沙，小小的螃蟹在泥沙中玩捉迷藏，我們人類則忙著躲避牠們的突襲。

濕潤的土上，有著被陽光曝曬下的光澤，正閃閃發光。

我們兩都穿短袖短褲，太陽仍是過於熱情，曬得我們滿頭大汗。若非有微風吹拂，只怕要熱得融化了。

走了一段路程，我們兩都覺得走到這裡就好，就返回坐在木棧道的邊緣上休息。我低頭望見涓涓細流，一時之間竟看得癡了。思緒已不知道飛去哪兒。

在那前後幾天，家裡都過得不太順遂。但一直默默盯著水的流動，似乎也緩解了不少憂鬱的心情。大自然的奧妙或許在此，你能夠沈浸在其中，忘卻一切紅塵世間，回歸最純淨真實的自我，在那一刻，成為獨立於天地間的個體，而不受外界的干擾。

從回憶中一醒，我們當時下午就回去了。因為沒有開車，公車班次又少，受限於公車班表的壓力，我仍沒有看到夕陽將天染紅的景色，留著淡淡的遺憾而離去。唯一跟隨我的，是無法抹滅的回憶，以及衣服上殘留的淡淡海風的鹹味。

高美濕地這個地方，在我回憶中是複雜的、舒爽的、平靜的、帶有依戀的。種種思緒盤繞在心頭揮之不去，或許是因為去的次數不多，每一次的經驗都格外珍惜，回憶自然如同美酒一般，越陳越香。

在每一個留下足跡的旅人中，也保留著無法忘懷的記憶。停留在恬靜、遼闊的印象。記憶可能不愉快，可能愉快，唯一不變的是停留在永恆的過去。

蔡蕙如主任評語：

一、透過三度造訪高美濕地的行腳，以曉暢的文筆呈現其冬夏兩季的風貌各有千秋，既是旅遊紀實，亦是地景書寫。同時融入個人對這片土地與此一空間的體驗覺受、反思發現並獲致心靈淨化。尾聲留下追憶，餘韻迴盪！

二、分段過多，建議再斟酌整併，俾利全文結構更加緊實。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類 第二名

四子一乙／紫竹

「食」憶灣仔內

品嚐美食，是我回味家鄉的最佳方式。每當我舉起餐具，咬下佳餚的瞬間，彷彿整個世界都停滯了，而我卻被帶回了那片溫暖的故鄉。那裡的美食，不僅是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餚，更是一段段濃郁的記憶。從巷口的烤香腸攤到果菜市場裡的蔥油餅，每一口都是對家鄉的一份思念。這些美食中蘊含著家鄉的文化、傳統和情感，每一種食材都是家鄉土地的一部分，因此，每一次品嚐美食都像是一次時空旅行，讓我重新感受到家的溫暖與關懷。無論身在何處，透過美食，我總能夠找到回到家鄉的路，將家鄉的美好記憶永遠保存在心中。

家鄉，於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以現實層面來說，我從未離開過家鄉，從國小、國

中、高中、大學，經歷整個求學歷程，我從未離開高雄，從未離開三民區，更從未離開建工路與大昌路，反觀大學同學裡，大多離鄉背井而來，背負著父母的期望，懷揣著一顆壓抑許久的心，期待在另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沒人約束的環境裡，囂張地釋放那顆壓抑許久的原始衝動，這是我從沒觸碰過的經歷，因此就現實層面與肉體層面，我是熟悉我的家鄉的。回歸原點，以心靈層面來說，高雄對於我是陌生的。我喜歡漫遊、慢遊，尤其喜歡古色古香的建築、古樸的建設結構與當地傳統的生活方式，於我而言，這些種種，才是我心目中的家鄉，反觀我的家鄉，只有現代與方便，失去了離鄉背井的疏離感，於心靈層面，我是身在鄉中不知鄉。或許，能讓我意識到自己存在於家鄉的關鍵，只剩「市場」的美食記憶吧！

「灣仔內」，台語發音類似於「丸子內」，是高雄市三民區中的聚落群，北有明誠路，南有寶珠溝，東有澄清湖，西有愛河，四個著名地標，隱約框限出灣仔內的輪廓，「他」不濃妝豔抹，僅保持素顏，在世俗走跳，「他」永遠在腳踏實地，卻非原地踏步，而是陪著居民們活在當下，工作、上學、煮飯、睡覺。行走在巷弄間，總是能隱約聽見小家庭的拌嘴聲、鍋碗瓢盆的碰撞聲與油鍋爆炒的滋滋響聲，整體而言，就是一處充滿煙火氣的民

生之所。或許是「灣仔內」得天獨厚的民生特質，這裡的美食，雖然無法於味蕾產生新奇的刺激，但，卻多了獨有的一份家常與親民，這也是我喜歡三民、喜歡灣仔內的原因。

「新生市場」，位於新民路上，整條新民路與半個住宅區，便是整座菜市場最大的掌控範圍，是我兒時最常出沒之地，從路口駛入，道路兩旁的店家名稱與特色，我皆如數家珍，其中，最令我念念不忘的美食，便是「吉品高雄脆皮肉圓」，我戲稱他為「極品肉圓」，為何說是極品呢？肉圓以彰化為界，自古便有南清蒸北油炸的說法，兩種烹調方式皆有一批擁護者，就我個人而言，兩種烹調方式各有千秋，實在難分伯仲，而這間極品肉圓，則是兼兩家之長。先清蒸再油炸，特調的粉漿經過清蒸定型，將水分鎖住，為肉圓的彈牙軟Q埋下伏筆，待一切準備就緒，便將清蒸過的肉圓放入鐵板中煎炸，油鍋中用自家熬的豬板油，賦予肉圓外皮獨特的香氣，高溫的煎炸也讓外皮酥脆恰恰，配上特調醬汁與蒜泥、香菜，一口咬下，最先感受到的驚艷的器官是耳朵，來自唇齒與外皮接觸所產生的脆皮聲響，而後接棒的則是唇齒舌尖，粉漿外皮一咬即斷的軟嫩口感，內餡給予的刺激也不遑多讓，醃漬過的粗絞肉與筍乾乃天作之合。簡單來說，透過清蒸水煮，使肉圓內裡熟透，口感爽滑，透過高溫煎炸，賦予脆皮口感外也不過於油膩，清爽可人，這便是鄉

里間人人稱道的「早午餐」。對於我來說，這一道脆皮肉圓，配上解膩的四神湯，簡單的料理，是我一整天活力的源泉。

「天天新黃昏市場」位於明誠一路與鼎山街交叉路口，幅員廣闊，與前文所述的新生市場，真是小巫見大巫，新生市場最可貴的是周邊衍生的店家攤販，內裡並無任何出彩，而天天新黃昏市場，則是外在內裡五臟俱全，從生鮮到熟食，從成衣到民生物品，融合各地區文化特色，若是沒空到外地走走，在菜市場逛逛，也能體會到各地風土民情。這菜市場裡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兩個攤位，分別是白糖粿與蔥油餅，每每回憶起皆口齒生津，為何我會如此印象深刻呢？還記得我約莫國小五年級時，被父母拉著去學了游泳，每個禮拜五下午都要到三民高中旁的游泳館報到，要知道，游泳雖然是在水中活動，但也非常消耗體力，因此，即便運動結束已接近晚餐時間，父母人允許我吃一頓小點心、下午茶，還記得那時，母親最常帶我光顧的便是這兩間店鋪了，一份白糖粿二十元，在配上半張蔥油餅三十元，整整五十元，便能將游泳或的疲累一掃而空。現如今，白糖粿還是老味道，表皮酥脆內裡軟Q，油炸過後放在一旁瀝油，隨後在裹上花生糖粉，一口咬下，酥脆、軟Q與花生的香甜一起化開，三種層次一次享受。蔥油餅倒是鮮少再出攤了，或許是老

鬧擻了數十年的蔥油餅，也累了……我想，回憶就是這樣，會消逝的才會使人把握珍惜。

「家鄉」？什麼是家鄉？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提到過「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我想，這才是大部分人口中的家鄉，到現在這個時代，一個人經歷了國小、國中、高中，而後負笈求學，遠走他鄉似乎是在正常不過了，爾後無論在外打拼之成敗與否，最後都會再次回到這個原點，循環往復，在這樣的過程裡，時間的流動速度是快的讓人心裡發寒的，每一次的記憶與地景的不匹配，是讓人悲傷的，當然，也有少數人與我相同，從未離開自己的家鄉半步，對於我們來說，整個城市、整個鄉里的改變微乎其微，並不是你不愛家鄉，而是我們活在當下，心無旁騖的在當下努力，並沒有機會回過頭來，即便回頭，也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家鄉正在改變，除了，每天經過的餐廳、路邊攤與市場，人除了吃飯睡覺以外無時無刻不在奔跑，睡覺兩眼一閉、雙目一黑便睡過去了，只剩吃飯時，我們才能靜下心來，好好看看四周的變化，所以為什麼與我最有連結的是「美食記憶」，也是為什麼我覺得「美食記憶」最值得人去珍惜，他的變化與律動，是緊隨著城市步調的。

現代文學獎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

蔡蕙如主任評語：

- 一、以國民美食為主角書寫、詮釋家鄉記憶與「灣仔內」風貌，令人印象深刻；行文裡有聲有色，小吃樣態栩栩如生、滋味滿溢，令人食指大動。
- 二、文中或有錯字，另有標點符號使用不妥之處，建議修正。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類 第三名

進金資一甲／何品昕

紅磚房

陽光明媚，不留情面地灑上紅磚牆。曾祖父撫摸著我稚嫩的小手，靜靜的。臉上的皺紋彷彿訴說著近百年的幸福故事，微風輕撫老人稀疏的白髮，木頭獨有的香氣撲鼻而來。

記憶殘片晃眼而過，歲月橫飛，老人粗糙的雙手、刺鼻的禪香，早已封存於松箱，一去不復返，而山頂上空無一人的紅磚房，仍悄悄散發著當年的香氣。

我踩過小小的腳印，穿梭在後山蜿蜒的羊腸小徑，看來兒時的記憶並沒有因大城市的洗禮而離家出走。鑽進小山丘旁的芭蕉樹，大樹之間的縫隙與記憶中相比的確小了許多，我硬生生將略顯龐大的身軀擠了進去。

一陣強風吹來，肆無忌憚的碰撞混雜思緒，凌亂的髮絲，顯得無助。放眼望去，又是

熟悉的花田，我站在崖上叫喊曾祖母的名。我的曾祖母是客家人，然而多年前的相親似乎無形間奪走了他身為客家人的一切，除了他的名字。

曾祖母戴著斗笠，對我微微笑的同時招手示意我下來，他老是擔心幼小的我從崖上摔下去，可卻從不曾問過我怎麼上去的，也從不曾禁止過我每日的偉大冒險。

雜草叢生的土堆裡仍有幾朵小花，屹立不搖。原先花田旁的小工作室，被幾棵大樹欺負的不成原形，大概是這些年颱風惹的禍吧，連美麗的小花都為過往的風光感到惋惜。崖的高度並沒有因我的成長而顯得矮小，我赤裸裸地坐在土地上，強烈的陽光不斷親吻我的腦袋。我用力呼吸，妄想能捉住一絲回憶，哪怕被嘲笑多情，也不願面對失去的恐懼。

回到紅磚房前的空地，我揉了揉泛紅的眼角，卻不經意被一顆小石子絆倒。是來福的叫聲，還是那樣的宏亮，不用一點工夫就把哥哥引了過來。還記得小時候曾向星星許願，夢想成為童話故事裡最幸福的公主。哥哥蹲了下來，在我那被汗水浸溼的額頭上，種下一顆甜甜的吻，此時此刻，王子親吻了公主，我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殿下。

找到了。我來到來福的墓前，雙手合十。這裡是離紅磚房不遠處的小空地，也是來福的安身之地。聽媽媽說，小時候的我特別的貪玩，時常穿梭於山林之間，每當我迷路、受

傷時，來福總是第一個找到我，接著汪汪地，用牠宏亮的叫聲把大人們叫來。當時的我以為來福一輩子都會陪在我身邊，就跟哥哥一樣。而牠也確實用了牠的一輩子，守護在了我的身旁。

我往半山腰走去，撲哧一聲，腳下鮮紅如胭脂，淡淡花香融入空中，仙丹花的蜜，是和小夥伴們的秘密。在盛開的仙丹花前，一顆古老樹木駐足於此，而樹的後頭，有了，是秘密基地。山腰上住著幾戶人家，也是我們為數不多的老鄰居。說是秘密基地，其實也就是只是蓋著幾塊破布的樹叢罷了。破布上放著幾個小鐵盒，那些全是我們的寶藏箱，當年我們彼此立下公約，不准打開不屬於自己的寶藏。我的寶藏是彈珠汽水的心臟，可彈珠汽水的身體構造對我而言過於複雜，最終總是由小梅姊姊替我完成手術。

果然，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玩弄著口袋裡僅存的玻璃珠，那是搬去大城市時偷偷握在手心裡的。玻璃珠被陽光照射出七彩光芒，彷彿是把整個彩虹摘下來，拿在手裡把玩似的。突然間，久違的茶香衝進我的鼻腔，看來已經走到阿發公公家的茶坊了。我朝門口探了探頭，阿彬哥哥瞪大雙眼，朝我撲來，像極了來福。

阿彬哥哥是小梅姊姊的初戀，明明小梅姊姊沒大我幾歲，卻總像個小大人似的，理所

當然的照顧我，也理所當然地愛上了大我們十幾歲的阿彬哥哥，每當我看著望向阿彬哥哥的小梅姊姊，眼裡總是充滿愛意，可我不懂為什麼小梅姊姊老是對阿彬哥哥那麼兇。

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曾祖父大發雷霆，客廳裡多了好多人，包括阿發公公、阿彬哥哥，就連哥哥也在。我好害怕，明明平時大人們吵架，哥哥都會陪在我身邊的，可這次卻像是哥哥們做錯了什麼似的。當晚深夜，哥哥抱著我偷偷的哭了好久，他親了親我，說我是他的公主，可只有阿彬哥哥才是他的王子。

轉眼間，夕陽將世界染成了橘紅色，宛如打翻的水彩顏料。我向阿彬哥哥與他的妻子道別，並告知下次來訪會先備好伴手禮。我加快腳步往山腳下走去，再不快點，天就要黑了，夜晚的山將吞噬不屬於祂的一切，就連孩子也不例外。

烤腸的香氣迎面而來，我晃悠悠地溜進排隊人潮。這裡是整座山最熱鬧的地方，每到夜晚，幾家攤販便會推著推車，聚集於此。熱鬧的秘境是大人的專屬，而不遠處的雜貨店，才是我們小孩的歸屬。那裡販賣著孩子們的夢想，包括我的彈珠汽水。曾祖母每到周六便會給我和哥哥十元，我們倆總是和小梅姊姊手牽著手，嘴裡唱著不知名的兒歌，一同前往雜貨店，阿彬哥哥也總會以顧小孩的名義和我們一起下山。

原先的雜貨店，自從裡頭的奶奶死了以後，就再也沒營業過了。荒廢了幾年的老房子，現在也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嶄新明亮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此時我接到了哥哥的電話，說他快到了。

我拿著一大袋的烤腸，持續向外走去，這裡沒有路燈，四周樹木伴隨著月光灑下顯得格外耀眼。微風輕輕拂過樹梢，風鈴草響起離別之歌，我轉過身，山寂靜的似乎在向我道別，月夜悄咪咪地微笑著，星辰閃爍，乘載千萬之光。

其實我不喜歡光，也不喜歡星星，星星的願望就如同我消逝的童年，每一次的來訪，都意味著過往的離別。失去，讓一切變得不是滋味。

哥哥的車開到了我的面前，他對我招手示意我上車，我輕描淡寫地訴說起今天發生的故事，包括阿彬哥哥結婚的消息，哥哥說他也不喜歡回老家，失去，讓心空蕩蕩的。我親了親他，並和他約定下回一起回老家。

蔡蕙如主任評語：

一、書寫景物細緻，文字經營有雕樑畫棟般的華麗與美感。字裡行間流動著兒時的記憶與懷想，成長與失去交織於其中，紅磚房的故事還未完待續。

二、分段過多，建議再斟酌整併，俾利全文結構更加緊實。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類 佳作

應日系一甲 / YEYE

不復存在的美好

若問起我家鄉是甚麼？我想我會說，是我在成年之前，生活成長的地方。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根看不見的細繩，牽引著我們與家鄉之間的情感聯繫，離開家鄉的時間越長，這根繫在心頭上，無形的細繩將漸漸繫緊。這種隱隱約約的鬱悶沒有形體，而是一種無形的壓抑，一種莫名其妙沉重的籠罩在心靈上，而這種情感就是人們口中的鄉愁吧。

我出生在台南市安南區與七股以及四草的交界處，那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海邊有著小型的漁港，常可以看見筏子停靠在岸邊，岸邊有幾間漁人們蓋的鐵皮屋，雖說粗陋但卻能遮陽蔽日，屋頂上有著海風所帶來的鏽斑，散發著一種樸實而溫馨的氛圍。

緊鄰著小魚港，就是淡水與海水交接處的蚵田，海風吹著濃郁的腥味，一根根深插入

水中的竹子，橫縱交錯形成一處一處的蚵棚，蚵田隨著浪波起伏伏，像是著呼吸一般，每到太陽西下夕陽時，都能看到反射著金紅光芒的蚵田。

靠近七股跟四草的地方則是紅樹林生態濕地，現在似乎都納入台江國家公園的範圍，當然還有廣闊的農田以及染上歲月痕跡的三合院。

雖然我一直生活在台南，但為了工作方便，成年後便舉家搬到了市中心。由於忙碌的生活，很少有機會回到老家。每隔幾年回去一趟，我就能感受到時間帶來的變化，看著那一間間的老屋被拆遷，一棟棟落地的宿舍。因科技園區的規劃，不斷進駐進來的外籍勞工，看著一間間寫著外語的商店，穿梭在滿是外語喧雜的人群之中，仿佛我才是這片土地的外人，讓我心中有無限的感嘆。

若要問我最懷念家鄉甚麼，我想必定是那一望無際的鹽田。雖然不及其他大型鹽場，但對於我這個小時候的孩子來說，那片鹽田已是無限延伸的天地。

鹽田之間由土黃色的田埂相隔，田埂上佈滿了車輪的印記。我最愛的活動就是騎著自行車穿梭在鹽田之間。由於附近缺乏建築物，常常能吹著帶著鹹味的風，有時候風大到甚至不用腳踏車也能前進。那時，我看著大人們推著滿載鹽的推車，一堆又一堆的白色鹽堆

成一座座小山，這就是我童年的快樂，與玩伴一起無所顧忌地在鹽田裡嬉戲。

再遠一些的地方是廢棄的鹽田，也是我們的遊樂場。可能是鹽分過高的關係，雖然沒有甚麼人煙，偶爾才能見一些零星的草木。小溪與小河緊鄰海岸，我們常常帶著魚網去捕魚，在淺淺的河上架設漁網。

我們時常拿著小土鋤，在廢棄的鹽田上挖著成塊成塊的乾土塊，一群小孩七手八手地蓋著土窯，小心翼翼地搭建著深怕它垮了下來，當最後一個土塊封頂時，大夥總會發出熱烈的歡呼聲。接著我們會在土窯中生火，烤著番薯、玉米等買得起的食材總是我們的首選，有時候會偷偷拿家裡的拜拜要用的雞來烤，用鹽做簡單的調味，拿鋁箔紙包好，放入燒紅的土窯中，再把土窯敲平掩埋好食材，讓餘溫慢慢熟化食物。

在等待食物的同時，我們會在廢棄的鹽田中追逐彼此，或是在小河邊捕捉螃蟹和貝殼，觀察寄居蟹的活動。差不多中午食物就會完成，一群小鬼也沒帶餐具，甚至連裝食物的餐盤也沒有，就著樣狼吞虎嚥用手扒著東西來吃，但這並不減損我們的快樂，等吃完後便就會去收早上所佈下的漁網。

有時捕魚時會收穫滿滿，有時則是網住一些漂流木或者垃圾，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是

開心地回家，這些童年的回憶，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在廢棄的鹽田向前走一點就是廣闊的海灘。那裡，灰灰髒髒的沙灘上散落著漂流木，而消波塊在海浪的衝擊下輕輕搖晃。我喜歡在假日的下午，背著釣竿，將小冰箱綁在腳踏車後座，搖搖晃晃地騎著腳踏車來到海邊。我隨意地坐在消波塊上，拿著釣竿開始了與大海的對話。

坐在那裡，我喜歡凝視著時而洶湧的海浪，它們不斷地拍打著海灘和消波塊，產生著絢麗的白沫，宛如咖啡上的拉花，在陽光下閃耀著。有時，海面平靜如鏡，像一條淡藍色的絲綢，輕輕地波動，輕撫著沙灘。海洋總是千變萬化，而我就是那樣喜歡它，我可以拿著釣竿，在海邊坐上一整天，聞著那獨特的海水氣息，一直等到太陽西沉，看著太陽在海的另一端落下，把海面染成金黃色，晚霞把天空染成紅色，這時我才捨得離開，收拾行囊，沿著同一條路返回家中。

回家的路上，當我再次經過鹽田時，多半那時已經沒甚麼人。沿途唯一的燈光來自主要道路上微弱的路燈。因為鹽田遠離居民區，光害的問題也相對減少，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裡，抬頭仰望，便能見到星光點點，璀璨閃爍，這些星星不僅映照在天空中，也倒影在鹽

田的表面上，黯淡而富有詩意。這樣的景色常常讓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腳踏車，靜靜欣賞夜晚的美景，聆聽著蟲鳴鳥叫，感受大自然的寧靜與美好。

回憶總是美好的，即使時光歲月不斷地流逝，我偶爾也會懷念過去，時常沉浸在那些美好的回憶之中，懷念著昔日的歲月。然而，隨著台灣社會的高速發展和工業的蓬勃發展，許多傳統而辛勤的產業逐漸式微，其中就包括鹽田這一古老的產業。

鹽田，曾是我童年時代最熟悉的場景之一。那裡，有著一望無際的鹽田，田間間隔著土黃色的田埂，滿眼盡是成堆的白色鹽山，那是我每天上學的路上，也是我放學後與朋友們聚在一起玩耍的地方。我喜歡騎著自行車穿梭在鹽田之間，聞著泥土和鹽的氣息，聽著風吹過田野的聲音，感受著大自然的寧靜和美好。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鹽田逐漸沒落，讓我懷念當年的無憂無慮和自由自在。

台南科技園區的建立，標誌著鹽田的衰落，那裡曾經是鹽田的土地，現在變成了現代化的科技園區，高樓大廈和現代化的設施取代了昔日的鹽田景觀，使我感受到了時光的流逝和社會的變遷。我的童年遊樂場也被政府規劃為野鳥保護區，禁止人們進入，這讓我深深感受到了時代的變遷和人們對自然環境的重視。

回憶著那片鹽田，我感慨萬千。雖然它已經不在了，但它留下的美好回憶卻永遠存在於我的心中。那裡是我成長的地方，是我童年的記憶，是我永遠珍藏的寶藏。我會永遠懷念那片鹽田，懷念當年的歲月和友情，也會感謝它給我帶來的美好回憶和成長的經歷。對我來說，鹽田不僅是一片土地，更是一段美好的回憶，一個永遠懷念的故鄉。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類 佳作

電子系一甲／吳怡萱

回眸大樹

「我要去台北，哪間學校都可以，我要去台北。」在臺灣，大學時期外移他鄉求學好似才是常態。身邊同儕不乏對家鄉的風土人情嗤之以鼻，視之為不入流的封建思想和陳舊框架，紛紛期盼著能夠離開高雄這片老土場域，在更加現代化的都市生活。而我，亦深受這種潮流的影響洗禮。上大學以前，我一直懷抱著這樣的渴望。帶著離家打怪升級的心態，別上桀驁不馴的銳氣，對未知充滿期待，對保護傘外的世界充滿好奇與憧憬。初生之犢不畏虎，以為已足夠成熟，能夠獨當一面，放蕩想像著人生坦途，想著自己堅定地站在甲板前方，穩住思緒，憑著一股孤勇乘風破浪。然而，當時的我更是不能明白，為何有些人在年邁之時會想回到家鄉，回到那個他們曾經拚命逃離的地方。

自小學畢業後，到市區求學，不曾覺得我的家鄉有什麼傲人之處——高雄市大樹區。甚至曾因青少年時期的比較心態，被先入為主的成見左右，認為市區的孩子什麼都比較會，自尊心作祟，內心隱藏著些許自卑，好似自己的家鄉是個丟臉的存在，也不敢主動提起。但自從步入大學階段，同學們四散臺灣各地求學。那些與我相同，曾囔囔著要擺脫又老又舊的高雄束縛的同學，卻不約而同於大學開學後不久，一一列舉出高雄的優點。高雄的美好，是他們離開前未曾被注意過的。而我不禁反思，或許我的家鄉，並非那樣的不堪，只是我未曾發掘它的閃光點。自大樹頭走到大樹尾，細細品味，才發覺這其實是一塊人文寶地。從舊鐵橋、佛陀紀念館、斜張橋，到九曲堂車站、竹寮取水站、莊家古厝等景點，每個名勝背後所蘊藏的，都是經年累月下的文化脈動。其中，最能夠引領我拾起人生板塊裡記憶碎片的地方，正是舊鐵橋與九曲堂車站，是我築夢的起點。

舊鐵橋見證了我的成長足跡。是當年日治時期，為了建構高雄與屏東的運輸管道而興建，雖說不敵猛烈的溪水摧殘，卻也走過破百個年頭。如今，儘管運輸的重責大任已經卸下，它卻仍像個倔強不服老的老兵，始終如一的堅守崗位，任人們在閒暇時分，踩在自己的肩膀上，映著白雲藍天，遠眺火車駛過的美景。鐵橋乘載我的童年記憶，小學時，每年

學校都會在舊鐵橋下的濕地公園，舉行全校性的路跑活動，同時安插許多生態導覽解說。起初還覺得厭倦無趣，覺得只不過是一群皮囊，頂著炙熱的太陽無靈魂的奔跑。直到六年級，即將離開大樹負笈求學的最後一年，臨別之際，我豁然開朗地參與其中，珍惜與這片熟悉的土地及夥伴們最後一次並肩的機會。那一年，已放下比賽心態，自鳴槍起跑便施施而行，享受與天地間，同儕間彼此歸屬的氛圍，就連明明已經聽到耳朵長繭的溼地公園生態導覽，都全神關注的參與。我想，當時的我，已經為自己的疑問埋下解答的種子，只是需要經過時間的淬鍊，待它成長茁壯。

九曲堂車站，原是為了配合台糖旗山線的聯運業務而興建，只可惜後來因種種考量，台鐵與台糖分開營運後，好似不再如過去熙來攘往，人聲鼎沸。而我所認定大樹的市區，卻仍是以車站為圓心向外發散，中小學、圖書館、菜市场應有盡有。車站，是我求學歷程的見證，更是收藏幸福與喜悅的百寶盒。提到出遊，我便會直覺性的聯想到九曲堂站，那個村里間的指標性象徵。在尚未開通使用電子票證進出站的時代，每回手上握著那指節大小的小藍色區間磁票，總覺得自己得到了金山銀山，候車與乘車期間都小心翼翼的呵護著，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微小舉動，卻是記憶裡最令我迷戀的風景。到了求學階段，車站更是一

種儀式的象徵。為了前往位於高雄市區的學校，每日清晨，總得披著熹微的晨光，隨著列車移動，搖搖晃晃，揭開一天的序幕。當夜幕降臨，再拖著歷經課業洗禮後那疲憊的身軀，在熟悉的景致間穿梭，映著月光，回到夢開始的地方。這一通學往返，就是六年。如今走到大學階段，陰錯陽差，仍在高雄求學。也幸虧如此，我才能夠每週末都回到最親切的地方，參與它每段蛻變的歷程。自楠梓乘著區間車回到九曲堂，每每聽見車廂間，依序播放著四種語言的「九曲堂站快到了」，那熟悉的列車廣播聲、站務人員的身影，映照出當時我日復一日的學子生活。那種心安與歸屬感，是不能夠被取代的。

人生之路猶如一葉扁舟，在汪洋大海中，時而順流時而逆流。倦鳥會歸巢，狐死仍守丘。年輕時，我們總想遠眺前路，尋找自我、追逐夢想。但歷盡滄桑後，才發現唯有保有對家鄉的眷戀與感激，才能使疲憊的心靈校正回歸，乘風破浪再啟新程。大樹，或許平凡而簡單，卻是我生命中永難磨滅的印記。

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類 佳作

四觀一甲／葉家維

永恆的起點 一生的母港

「高雄」這兩字對我而言，代表的已經不是一個地名，又或是一座世界吞吐量名列前茅的海港都市。更像是一桶醞釀著我多年深刻情感和無限回憶的橡木桶，他把那些「頃刻」封在裡頭熟成。光陰荏苒，多年以後當你漫步在這座城市，嚐著回憶，就像走入時光機一般，帶你回到那個再也回不去的當下。

高雄雖說為海濱城市，但他不像東南亞海島一般有著度假般的氛圍，反倒有很大一部分是喧嚷的水泥叢林，與那些度假島嶼相比，林立的椰子成了整齊的路燈，在大洋裡翱翔的海龜，同樣難逃紅塵的侵蝕，幻化成了庸碌的人們。但在這座城市繁忙的表層之下，你會見識到高雄獨特的魅力，如同那桶陳年許久的橡木桶中熟成的酒液，需要啜飲細品才能

體會的深邃風味。

高雄的美在於它的多樣與人的情感深度，喧囂街角的背後藏著靜謐的山林，閃耀的霓虹燈招牌之下流露出豐富的人文底蘊，當你深入閱讀這座充滿活力、富有生機的城市，你會領略到他獨俱特色的文化，會看見蓊鬱的山林依傍著湛藍的大海，是那麼的令人屏息。

在日夜兩端，陽光在破曉時分穿過雲霧薄紗灑進窗台，那時可以依稀聽見那些在晨霧瀰漫的早市中傳出最樸實真切的叫賣聲，伴隨著這個城市從朦朧中甦醒。在薄暮的那個片刻裡，餘暉殘照中，高雄的外海被暈染的波光粼粼、清波漾漾。當夜幕低垂時，高樓一棟接著一棟，逐一點亮每個樓層、每個房間，照亮整座尚未打算歇息的城市，同時可以清晰聽見馬路上每台汽、機車的引擎轟鳴，一台、兩台、三台，我想這就是驅動整座城市齒輪，永不停歇。在這樣的繁忙城市中，有著一座離塵不離城的山林，對許多高雄人而言，是他們淨化心靈的避風港，那就是可以眺望全市的壽山自然公園，傍晚時分在山頂之上，看著夕陽緩緩墜下，晚霞逐漸溶入闐寂魘黑之中，雖山頂遠離喧囂但依然可以一覽整座城市繁華夜景。

然而，最令我喜愛的是這座城市的街頭巷尾都彌漫著濃厚的人情味。在這裡，人與人

的互動，讓我感到溫馨和煦。城市中的人們，彷彿有個隱形的力量將他們緊密的交織相連在一起，這樣的社會早已超越了日常的關心、寒暄，而是在演繹一齣心靈與心靈共鳴的人性默劇。

與其說高雄是我的家鄉。更應該說他是最深刻、珍貴的一抹記憶，而這抹記憶富含親情、友情、青春等各式各樣深刻在我細胞裡的成分，給我無數成長與蛻變的機會，讓我逐漸成為一個越來越好的自己。在這座城市中，我將持續寫下屬於我的美好故事。這片土地就像是一位時空敘事者，帶著我細數、回味無數難忘的成長經歷，在地圖之上，高雄並不是圖上的一個標點，而是我人生中永遠的、唯一的起點，無論未來旅途多麼遙遠，高雄是我永恆的母港。高雄，永遠在我心中。

現代文學獎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





現代文學獎主·題·式·徵·文·家·鄉·地·景·書·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202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主編. -- 一版. -- 高雄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024.11

面；公分

ISBN 978-626-7340-15-8 (平裝)

863.3

113016648

《2024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

編者／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

出版者／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建工校區】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燕巢校區】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楠梓校區】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旗津校區】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 2 號【第一校區】

電話：07-3814526 轉 12343

發行人／楊慶煜

編印發行／太普公關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 59 號

電話：07-3805886・3846681 傳真：07-3871980

2024 年 11 月 一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